

藝文三

序

唐

雲臺編自序

鄭谷

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騎竹之年則有賦咏雖屬對音律未
暢而不無旨諷同年丈人古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馬博
士戴嘗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及冠則編軸盈笥求試
春闈歷于于大匠故少師相國太原公深推獎之故薛許
昌能李建州頻不以晚齋見待預於倡和之流而忝所得
爲多游舉場凡十六年著述近千餘首自可者無幾登第

之後孜孜忘倦甚於始學也喪亂奔離散墜略盡乾寧初
上幸三峰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因以所記或得章句
綴於歲毫或得于故侯屋壁或聞於江左近儒或祇省一
聯或不知落句遂拾墜補遺編成三百首分爲上中下三
卷目之爲雲臺編所不能自負初心非敢矜於作者唐乾
寧甲寅三月望

宋

題宜春臺詩序

劉嗣隆

江南古郡袁爲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勝遊
也闐闐之旁崛起四百尺陰森竹樹掩映棟宇遠而望之

峻不可陟按轡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望人烟四時
佳景羅列目前爲一州之壯觀萬家之遊息矣夫名山異
景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巖谷之邃若根盤里巷
之間影落軒窗之裏則未之見也某甲子歲自臨川奉詔
移領是郡下車事簡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
徘徊終日欣然忘歸廡廊之間惟相國王欽若寄題詩一
首在焉重念由韓吏部而下爲郡者鴻儒巨賢清塵相望
又郡之人盧肇袁皓輩皆魁傑士也無隻文片字書其上
豈好奇遂勝之心有所未至耶而不爲好事者所保有所
遺墜耶不知其果何如徒使曉烟暮雲有鬱鬱之狀嘉木

宜和集元 卷三
修篁如聞太息之聲且世之言南昌滕王閣者衆矣觀其
雉堞之上闐其無靈異之迹豈足與夫斯臺爭勝哉而王
勃爲之序播在人口又丹青者畫其圖傳之天下何幸與
不幸有如此者某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題其上雖不足
以繼風雅之末亦自類乎發潛者其屬而和之者凡八人
雪勝槩之遺憤補前賢之闕筆亦詩人之職也

韓文公集後序

陳 煇

煇蒙恩假守袁州到官之初嘗念近歲諸處文籍板木甚
盛至如江西則豫章有山谷文臨川有荆公文廬陵有六
一文而袁爲唐吏部韓公退之舊治則宜有公之文無疑

然訪之不獲也顧公庫所存類皆佛老氏之書竊嘆公之
遺澤在人未泯不應抵牾如是亟以屬教授宣城劉諭使
求諸士大夫之家得京浙暨潮陽舊集且俾與士人參較
焉旣而讐正謬誤刪補訛闕遂成善本施諸末學以助稽
考是亦邦人之志也惟公道學之正溢爲文章見於行事
久而人益尊之故能使聖人之道皎如天日異端邪說終
不能抗六經而並行以迄於今有功吾儒大矣宜乎天以
三百年斯文全付之而一代諸儒皆不與也其可不使學
者日見而常誦之於是鈔本流通以貽永久將令人人皆
得此書探公之緒餘以正其心術庶幾有補於名教蓋不

宜春集元 卷三
獨以備宜春之闕典而已

李衛公集後序

許子紹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朽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已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

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焰而奪之氣胷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則爲性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之刺史太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祠之列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鋟本於郡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壑之中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

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首訪韓李遺跡歎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者於是出家藏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合三十有四卷既釐正之又命工刊之俾韓李文章一旦方駕並馳以爲有永無窮之傳然則公之知衛公其異乎人之知之歟集成屬子紹序其事子紹問學淺陋何足以窺衛公之藩籬然因公之教編知衛公文章故併論文公之功烈著於集末以爲袁之盛事云

文標集序

童宗說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三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刺史沒後三百年郡人許衷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以序存而集亾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崇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職也既授以雲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篇於劉松宜陽集得闕城碑震山記於古廟嵌巖中得劍贊於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祖擇

之梅聖俞諸公盧石題詠鏤本於郡庠以貽永久又論其
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好學器識宏邁
而濟之以瑰奇拔出之材故其爲文馳騁上下偉麗可觀
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
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
子發廷試第一稍自求顯何爵不糜而乃韜晦州縣屢從
外辟未嘗奔走於形勢之塗迨咸通初通籍金閨出任牧
守獻賦進狀結知九重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大用然比
於阿附而得富貴至於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
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盧狀元
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豁然有昂霄
聳壑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學者不志於古
人則已儻有志焉舍子發其誰與歸

雲臺編後序

童宗說

宗說始見唐書藝文志所載鄭谷雲臺編三卷以謂谷之
詩盡於此及考祖擇之所作墓表稱雲臺編與外集詩凡
四百篇行於世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年外集又闕其
半則知谷於道舍詮次之外著述尙多而傳者寡也谷字
守愚宜春人永州刺史史之子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爲
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擢第於光

啟三年嘗作拾遺補闕乾寧中以尚書都官郎中退居於
仰山東莊之書堂高尚其事以至於卒蓋唐自牛李植黨
之後學士丈夫不擇所附貪得躁進者罕能獨守於義命
之戒而不牽於名利之域至於吟咏性情出處語默之際
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僖昭之世哉守愚獨能知
足不辱盡心於聖門六藝之一豐入而嚮出之論其格雖
苦不甚高要其鍛鍊句意鮮有不合於道其所得於內者
又能信而克之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嘗取其退
居靜吟等篇三復而賢之因其言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
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風教而重之者以村學堂中兒童
諷誦往往視爲發蒙之具曾不獲齒偏裨於李杜詩將之
壇日往月來殆將磨滅蓋跡其表裏所得而以世俗耳鑒
決之彼烏能知守愚之意哉顧宗說道榛力綿豈足軒軀
其詩使得以行遠因典教於此而重其鄉之先賢之難得
也亟請諸郡邑葺其墓宇又得賢使君家藏善本鈔木流
通而序其顛末所以致區區之意焉

傳信錄自序

羅誘

郡自東漢陳重以後寂無其人逮唐有鄭谷獨以詩名得
綴於文藝傳末又無顯赫功業於世如彭構雲之隱逸盧
肇之文學亦有足尚者而史皆佚之予因憤焉作傳信錄

三卷上卷則序前世之事自陳景公始中下二卷則述當代之事自王冀公始與夫守令之治狀過往之遺跡僧道之高行山川之靈異皆附於錄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志也

送侯子雲序

楊萬里

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不久不精不積不神也宜春侯氏以醫名家蓋十世不啻矣至於世昭駐伯又精且神者客有奇疾衆醫環而睨之莫敢措手或莫能名其爲何恙世昭一視之探囊發藥應手而愈故三十年間名震於大江之西不幸世昭死矣又幸而其子子雲盡得其枕中

肘後至精至神之傳世昭未死也然吾猶有贈焉子雲勉乎哉吾願子三勿視而二視者也勿眩乎疾者之貧賤也勿二乎招者之貧富也勿介乎讐者之豐約也顧吾之技盡不盡耳吾盡吾技而療不功有之乎無也顧吾之療功不功耳吾療吾功而名不彰有之乎無也以子之技而佐之以吾五者之說後數年有宜春之良醫名震乎大江之西復如世昭者必吾子雲也夫子雲勉乎哉

明

御製普菴釋錄序

朕惟如來以廣大智慧於諸人天普作方便爲苦海之舟

懺畏途之階梯所以極功德之盛大備名號之至尊正覺
妙道流傳印淨土超天地歷浩劫永永其無窮焉近代以
來有能具真如之體契大慈之心宏道演法濟物度人使
諸有情均沾利益功德昭著不惟見諸當時而且傳諸來
世若普菴至善宏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
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是已惟菩薩慧性圓通根器宏
厚紹臨濟之法緒領牧菴之宗旨峻機元妙奧契華嚴具
足六通遊戲三昧靈應莫測變化無方其住世也心存利
濟開化人天凡有禱求者隨所願欲悉皆感孚以故四衆
傾仰如佛在世逮於示化之後行業彌高靈響益著功德

廣大難罄名言於是緇流輯其傳法之派系歷世之歲年
悟道之機鋒類粹成帙題曰釋錄朕嘗取而觀之究其慈
心慧力莫非禦災捍患拯危濟急化人爲善而積其善因
戒人爲惡而脫其惡趣所以振揚宗風上裨益於王化下
利澤於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議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
以稱朕皈崇尊顯之心哉是用進加鴻號并爲序諸編端
錢梓以傳非惟俾菩薩之靈貺異蹟昭昭然在人耳目而
凡修習之士覽是編者莫不嚴守毘尼精修淨業皆得證
無上菩提之果而同囿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享太平熙
皞之福於無窮豈不遑哉是爲序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十

七日

御製普菴語錄序

昔佛之出世也行深願重愍濟羣生說法度人宏啟方便無非欲人卽心悟道卽道證心消釋塵勞成種種智慧洗除劫濁作種種福田功德利濟無間顯幽惟普菴至善宏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妙覺圓融智慧具足隨方示現說法利生變化感通靈應莫測功昭行著慈化覃敷世傳以爲古佛出世者信不誣矣朕夙慕真乘仰希至道嘗於萬幾之暇閱其語錄凡若干言浩渺汪洋莫極涯涘其精深也非想像之可

求其神妙也非虛空之可擬至於剖析元微披露真際內外交徹首尾貫通若大圓鏡混融而無礙若多寶藏克積而無遺善巧方便覺悟提撕功德所及至矣大矣於戲道本於心以心求道道卽是心心也者妙衆理而具萬善者也篤志之士果能從事於斯將見脫離業障增長智慧以超躋於正覺者不難矣苟惟蒙昧弗省膠固塵緣則墮落輪廻奚有窮哉謹用重加釐正命工鏤梓廣布流通庶俾是書徧及於寰區功德宏被於無極而其所以陰翊皇度勸善遏惡化愚導俗者實深有賴焉是爲序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何太守復任詩序

劉球

能廣上之德意以拯下之人窮此有司之良而爲政之惠者也毘陵何公彥澤之守袁也其得是道歟宣德乙卯江南之民苦饑天子實深憫焉屢詔有司發粟以賑之而有司多怠其事不思所以恭上命遂致澤壅而不流民困而弗恤上下俱負所望獨袁州不然時予有事於蜀還道見湖廣之民飯草木死者相枕藉長沙尤甚袁與長沙隣也入其境則民饑餓之色愁吟之聲視長沙已減其十七八而炊烟蔽野農饑交途人相安於室又非長沙所能有因怪二郡之地相錯何故人事若此其異歟詢諸父老知公

之奉詔賑饑也能盡心焉量時之緩急以爲先後視民之有無以爲損益又能勸民之富者出粟以贍貧人非若衆有司之果於慢厥職也故能濟乎其民不至如他郡之窮且急焉此蓋公之惠政一端然予所耳聞而目觀者因是而知袁人被公之惠必優乎有餘焉蓋公由賓賢起而歷官中外三十餘年熟於理而詳於事所謂廣德意以拯人窮者迺其心所素存推是而從政何施而無惠民之實歟予故知其惠之及于袁人多也昔者子產之養民也惠孔子謂其有君子之道焉公之治袁也其亦君子之道歟不然何以民受其惠之多也公來京師考績最而歸縉紳之

士皆爲詩以贈之予復序以道其能惠袁人之意亦使袁人德公于無窮焉

南泉山志序

鄒元標

夫世之神南泉者則以諸靈異故予竊謂靈異者大慈氏以此設教引人之覺非厲以咒符勝也先是予得讀師語錄蓋真接如來正宗常欲撰杖一登眺慈化遍觀山川雲物之勝詰歷年興替之狀而入山以來舉足若有錮之者偶宜春錢侯仲舉以南泉諸著作見寄心神飛動如在天龍古風七星間遊乃折簡侯曰侯是邦神民之主民之乳哺侯也歌誦載道於民也切矣南泉故典幸一采葺作法

門津梁宜春自韓昌黎黜染後山川若沐而茲山之徼侯靈寵不淺侯無讓書去侯方應棘闈之聘會王伯貞山人至博雅士也再致書促侯侯笥中既有其倪而以伯貞參之不三月告成事計品有十昭皇恩紀宗乘其第一義人人手茲卷如卧遊焉當與昌黎宜春臺諸作競爽無疑匪侯植有夙慧未必畱情是書真現宰官身爲人天法眼是邦神與民共拜侯貺無涯予喜而弁數言首簡有人飲南泉水向孤峯頂上懸一燈續南泉慧命乎是予所願聞也

雲臺編序

嚴嵩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嘆吾袁爲州僻在江

介波嶺澄複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郎中
鄭谷按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每得一篇咸可
贈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每為之浩嘆相傳州
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
識徒見泉聲巒影悄愴幽邃殆非人間意其時謳吟嘯歌
斯境有助歟夫詩之道難言矣非天景勝奇無以發靈智
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蹟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
月露烟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好官則其平
生殫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
而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予往得之吳中故少傅王

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闕三
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送郡伯雲洲鄭公入覲序

郭進

皇制凡三載天下藩臬郡邑之長皆入覲稽首闕廷而大
計吏治繇是得人毓黔黎奠宗社蓋鉅典也皇秉冲膺親
釐羣哲視昔益嚴赫歲丁丑復當修覲雲洲鄭公以袁郡
帥當行先丙子秋往翊大比士執魁柄月餘少府簾泉林
君代篆過余言曰公德入感人心而郡人惟公是頌察其
情向無論賢愚僉如弱子失慈母狀具懼當陟不能挽夫
公未行尙爾矧行乎逾月尙爾矧將入相王朝袞衣不復

卽復亦逾年乎公之獲人心固如是未幾公戒輜北上袁士民遮道攀轅悲其去願斯須來以爲吾袁庇離而復續皇皇然若有戴而失也林君暨可琴葉公祖道東疇而予亦以郊送與焉二君屬余以言贈余拜首曰休哉令德於茲試矣夫觀君制也贈行情也情以言盡不易也自嵩高烝民之詩遠而贈人以言者不聞清風肆好音久矣余謏劣何敢以交任然幸與齊民休養於公化育中復承意氣相推引薰炙非一日善政善教心飫而竊記舊矣公之獲人心非偶也借寇以來廉以律身懼染涅也嚴以飾治慮淹迷也介以接御恥通弱也慈以馳愛屏戕虐也他若白

冤獄而九却不迴理勞錯而八面受敵藉習訟以懲器頑疏故渠以戢火患平市價以寢爭囷杜私謁以塞路竇駁屯政之積蠹驅黎源之逋寇至於定南北布米之徵釐鄉賢名宦之祀興工役而民不知勞禁糴販而歲不告歉舉鑿鑿焉莫殫述其大者雅意膠序舊夫子廟垂圯迺撤而一新之其殿廡扇墉赫然改觀故費地侵入民間輒覈歸之不少貸躬校生徒品隲藝文雖祁寒暑雨不輟裁給饌費咸出俸餘以故多士蒸蒸嚮風一時譽髦咸樂甄陶其所關係乎風教尤灼灼也昔唐韓李二公先公過化於袁袁民戴而崇祠矣尙論者或於李而獨錄其功烈或於韓

而獨紀其文章公政教具修則兼二公之長而人心思戴
豈在二公之後哉夫國家設官重守令原爲民也民爲邦
本心得則蒼生壽逸社稷終將賴之唐虞三代岳牧惟賢
漢唐宋良吏稱盛公不趨而軼之耶行當奏最王庭疏異
御展增秩賜金如漢故事留陟公卿握樞履要垂紳緯治
影纓展謨將環海內咸戴奚翹袁人悲其去而願其來哉
公德澤潤生民勲庸光朝宇固不以人心爲隆替卽人心
紛而慕萃而留勲德彰彰炳著已若嵩高烝民于今爲烈
匪直以其文也申伯山甫盛德大業照耀古今其詩肆好
穆如清風以贈申伯以慰山甫後有作者弗可及乎余愧
樸拙不足以對揚公休萬一惟公德業媲美申甫則於肆
好清風或庶幾焉敢以是爲二君復遂書之以爲贈

袁臨侯先生詩集序

王思任

金翅秋鵬也曼倩玩世笑言啞啞善戲謔兮呼余痛飲余
九攻之而能九守乃三戰之而自三勝余乃目換臨侯而
臨侯爲御史余入國子馬上執鞭鞭輒攏轡調笑移時乃
去長安道上莫測也臨侯劾大璫不法又親秉人取忌借
闡事鐫秩行行重行行子處白下而余又卽繕部移種其
舍且職掌討余所主何事也余曰司空見慣渾閒事則余
之望臨侯不憚則又解之日行人子羽修飾之聞者絕倒

宜和集元 卷三 三
一日臨侯袖詩一帙過而教我余驚焉愧焉悔焉笑焉以
爲人且包我而我不知也弇州論詩曰才曰格曰品吾獨
曰一趣可以盡詩近日爲詩者強則峭峻谿刻弱則淺托
談元診之不靈也嚼之無味也按之非顯也而臨侯遇境
攄心感懷發語往往以激吐真至之情於雅含和厚之旨
不斧鑿而工不橐籥而化動以天機鳴以天籟此其趣勝
也古之善飲者淳于髡其次陶元亮其次蘇子瞻飲多亦
趣飲少亦趣卽不飲亦趣若必由觥罍至盆盎至船來接
牛喘眠井底而埋鋪下酒又何趣乎吾見臨侯之酒遇敵
知難半逃於諧而謂其有飲之趣至其詩新彩異光不尙
比擬另有遺世蕩蒙積涼望遠之意則趣真足以盡臨侯
之詩併可以盡臨侯之人矣

何叔子文集序

丁聖時

何叔子弁冕袁郡海內知名士已有年所矣其爲人岸然
古處言議英發及其處父兄師友之側循循以將似不能
言不出戶庭而所謂信友獲上者已素豫矣庚午受知於
雲怡先生處學校如鶴立雞羣試必冠軍繼舉明經當土
寇猖獗時輒率鄉勇先官兵攫首寇而還飲至出其素業
問序於予予取而諦觀之類多履高爲平入深出顯扼要
獻功求無背於先賢之指趣傍徑而他走耳故先聖之微

情奧旨得叔子手披卽已闡發無秘藏而未學反詫以爲
奇無能句讀中庸之不可能也斯以爲天下至易至簡之
理古人豈欺我哉夫尋章摘句庸流所矜貴字比句櫛奇
士無專能故善相其馬者賞其神駿卽驪黃牝牡不暇置
辨辨其驪黃牝牡則千里馬隱矣袁郡有叔子南郡有鄢
生年相若才相若家世相若遇之多奇亦相若歲首見知
於文宗俱稱名郡第一人己爲平流所耳目而陳君官於
南予官於袁從闡中摸索而嘉賞之陳君得何予得鄢俱
擢爲名經魁首夫以二子之博奇高古好學求進知必爭
爲天下第一人予不多二子之遇而多二子以知人之哲

錫我二人也抑知人之哲處於先而效處於後聖天子拊
髀求賢非以爲文也國步多艱芟除蝨賊專任力士然非
文人不爲功顧文人力士狎處有年矣而膚功不奏其故
何歟抑所謂文人僅習文辭耳文理未之深求也苟深於
文理則所爲經邦服遠得經傳之一二且用之不竭何至
迂疎無具臨事而苟免耶夫遇題不能了白者臨事必多
摸稜其能處置古人者亦卽能區畫時事叔子勉矣科名
分所自有無庸策勵其亦取所爲扼要獻功者與鄢子共
勗之於仕途使天下謂江國名魁蔚然並起而余亦藉陳
君得知人之譽也何多幸哉

四書大全辯初本序

周 鑑

予始與爾公張子交蓋自袁臨侯南遊之壬申夏也張子孝友恭儉稱於鄉閭性剛潔廉靜推於人以不欺爲本人與接若怡怡無所忤比發施於事則義有可畏而其能有不可及故其動止纖悉謹而有法至攷其大節偉如也甲戌春輦上覲官奉新檄將謁闈人之司部事者臨侯兩疏爭之旣而就晉學使會貪汚御史屬所私弗得志矯劾臨侯得逮張子間道入長安周旋圖狴中人爲張子難之乃更安留如素也旣五年臨侯移節淮南其時視儼貴人欲相屈弗可得遂以臨侯能冷笑入糾嗟乎是烏足以入臣

子罪哉臨侯爲賦冷笑詩去位而張子挈小舟風雨飄飄沂江千里相攜歸袁山省其兩尊人始更來南嗚呼如張子者豈易及哉人當患難鮮不退避弗前而張子獨好與親如其身受之及旣平人恒嬉煦相近張子乃獨引去若落落未嘗合者此張子之所以難能也聞之先君子西江理學節義之鄉也今上行堯舜之政難以盡舉然其大者有三如袁臨侯湯谷美陳士業之事則十三年以來所首稱又三百年以來所僅稱也谷美士業各以忠亮忤時旣逮而上察知其誣各還職如故視吾臨侯一轍云三君子者宜春臨川新建皆西江產斯異矣而皆與張子敦平生

之志稱友善則又異而予於三君子佐佑有年或一日如終其身或與終身交又如一日則三君子又皆不棄遺予也則又異嗚呼予不孝得藉諸君子之賢下見先君子也孰非吾張子之賜哉張子嘗慨然曰世道否亨根乎人心人心邪正根乎學術學術不正生心發政其害難窮子與氏之好辯豈誠得已哉於是爲四書大全辯行世其指吳次尾序之詳矣予又推本其人如此益信張子之爲人始乎張子之學而天下知三君子之人則亦愈知三君子之學也哉

重定閩鈔刪本自序

張自烈

士習四子書三百餘年莫有辯大全者辯自予始崇正己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予析別疑異深中旨要亟咨部鈔行予時未奉朝旨雖乙注國初舊本未遽刪署曰四書大全辯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千金鑄版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史姜公曰廣同學周鑣吳應箕劉城沈壽民方以智皆有序版成屬武林何執摹印行世會執客舍災版幾燬執棄妻孥囊匱弗顧趣廉負版出一時房牖具燼版獨歸然存告予曰災不及版書必傳予曰否俟異時刪定庚辰吳嘯公峒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辯刪本躋之呈詳御史臺徐公養心請旨頒布壬午疏上尋報可癸未

擬繕寫呈進甲申國變事遂寢仲春予避地信州葛川偕家季次第修補視金陵本加詳及門余檣梓什之三四乙酉御史臺周公燦續題復奉旨鋟就進御亾何陪京黨獄興周內知名士盡殺之某司馬徧示都門毀大全金陵本坐僞學逮予友人潯督袁公繼咸飛書抵葛川謂時方禁學大全宜輟梓藏名山予梓如初丙戌遭時不綱廢書銜涕思亾命自匿弗果戊子將母還鄉邦版畱葛川未幾先慈見背私惟是書中隕臣子誼闕死無以塞罪憶甲申予過閩潭上與鄭子祖元遇鄭子期予合梓閩南先喆遺書始綱目次延平考亭全集予許諾己丑予赴鄭子約謀卒

事辭先人邱墓攜季笈大全藁就道及門俞子寘袁子世琦從晨夜跋涉千餘里豺虎闖嗥人懷危栗予曰死生命也母憐次光澤邏卒中季且執予馳白當事當事虜曰二人者賊謀也磔以徇予顧季曰不幸死所若書何有頃當事蒐行篋大全周視之色稍稍慙動釋勿問越三日見鄭子鄭子館予書帶草堂唁曰先生憫矣今乃益信斯文之未喪也請先卒大全次及綱目迺庀工盡梓大全未竣者發伴鼻葛川版來潭上合併以行世率稱四書大全辯刪本與先是未刪金陵本異然後成祖特命纂修之曠舉烈皇帝倡明理學之溫綸孔孟曾思歷禩相傳之統緒與

夫程朱諸儒講習發明之微言大義燦然與日月經天學
者因得考見四書大全本末灼知儒臣講師曲說之陋不
以予辯爲非蓋天幸存焉不然予首尾是書十二年一厄
于祝融再厄于黨禁三厄于邏卒瀕死數矣惡能于危蹙
頓伏之餘觀厥成哉是書資家仲季補正爲多後先襄梓
則友人余子垣維樞鄭子祖元及門劉子城余子楷皆悉
心經傳功頗相埒世所希逮故予旣爲文昭告孔孟洎周
程諸先聖賢并告二祖烈宗烈皇帝在天之靈復述予遭
歷奔播之故是書存軼成毀之餘使讀者毋忘本朝隆儒
重道之至意由程朱以求合於孔孟庶幾有微助云爾當
吾世有能悉慮折中增其未備以輔予闕又予所敬聽而
樂從者也他辯正緒言臚諸總論辯略義例此不書

與古人書自序

張自烈

古人前予數千百年予爲書往復詰難猶親炙其人與之
語世未有不謂予狂者也嗟乎予生不與古人同時嚮令
生而同時若已友之勝已師之予將處古人師友間他雖
求與予友不可得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夫古之與今世
代後先殊耳非古皆足傳今皆無足傳也今人能爲古人
是亦古人而已苟以其生於今雖果有足傳斷然謂之非
古人可乎自三代暨漢唐宋其人旣往者皆古也然其間

足傳者無幾古人而無足傳視今人踳爨者何異可概畧
之曰古之人古之人與古人足傳者同日論哉此與古人
書之所繇作也或曰芑山今人也抗顏舉古之人傳世無
疑今人尊信莫敢議如所稱韓柳歐曾者皆有辯豈今人
尊信非與抑古人罕足師與予曰周禮尙矣吾師也吾得
而友之者吾舉得而辯之獨韓歐以下諸人哉昔孟軻有
言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
曰友天下之善爲未足尙論古之人亡他心與理一也理
一故源流一源流一故古今一予於古因心而有詰難因
理而爲折中質諸孟軻所云蓋將有合者世顧謂古人傳
世久遠今人必不容短長去取於其間豈理也哉予諸書
具在雖今人所共疑怪古人無知則已古人而有知其必
不以予爲狂審矣予安得起古人於今相與論定是非使
後數千百年無惑於古今不相及之說含異而求其同哉
雖然予不幸生古人之後數困於世獨寐寤宿孳孳與古
人揖讓問辯而卒自忘其爲今人也亦予之不得已也

芑山文集自序

張自烈

張子少介立長壯出交天下士後先論著盈篋笥閒發視
之大者關國家興除利病次則誼據經傳折衷諸家同異
不阿又家世厄困罕藏書文亾所師法雖諷諭幽憤耻爲

宜者愚云 卷三
世屈往往與古合故不忍輒淪棄甲申避地葛川感時撫
事嘗刪取舊文授梓梓未訖庚寅里居方輯次篇簡綴爲
完書自傷三十年間與道進退卒顛躓至此空言何補哉
一夕仰天怫悞舉凡未梓者悉焚去存若干卷藏於家仍
署芑山文集非自謂文足傳亦猶仲尼曰文莫吾猶人也
云爾且以見介立厄困如予論著凋落志義益嶮然歷危
殆不稍變士可不自黽哉雖然當時嗜予文者自搢紳迄
四方同學諸子蓋衆非必盡阿所好然知己僅十數人而
止之十數人者或齋志歿或逋竄饑劬數千萬里外與予
生訣不相見欲如鄉者遊從宴笑日講求有用不可得安
往而與知己遇哉是非俟諸後世可也

心書序

張自烈

心書季卓菴溯經考史論次諸儒語錄古今淑身範俗蒞
官應變之道具在所櫟括則在心故獨以心名其書書成
閱二十年余浮家四方未獲寓目比寓匡阜卓菴攜兒子
竣視余山中出書質余余危坐反覆讀讀已喟然曰後儒
患不識心卽言心未嘗不離合半程伯淳言聖人無心朱
元晦言天地無心邵堯夫言心者性之郭郭舉不能無罅
漏尤繆則莫如謝上蔡以覺爲仁欲芟除孟氏乍見入井
惻隱之說楊慈湖謂意不可有心不必正詆斥大學曾子

誠意傳爲非聖之書信寂滅而尙虛無悟浮誕而溺辭章
訓詁而竄附道學庸鄙而獵取卿相生心害政百慝蜂起
識者蓋傷之昔賢善言心者有二或曰道之在天者日也
其在人者心也或曰學以心爲本心能合天何事弗濟所
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余嘗取而繹之以爲孟子言仰不
愧俯不怍非必問之天與人不愧怍於心而已推是說以
審義利公私之辨日監在茲內省不疚庶幾心可正道可
明天下可治今觀心書圖體用森列源流井然然後知卓
菴之心寓諸書卓菴之書歸諸道道其有功於孔孟何如哉
近念余性介出處進退朝夕隕越是惴乃者仰視天矐視

日弔心顧影慙悚屏營趨告卓菴曰學求無疚心難言哉
兄向者客授陪京十五國賢士大夫稱芑山者衆獨自度
取舍辭受之際恥濟私未能壹於公恥怕利未能壹於義
兄自知之季未必知之此顯侈冥誅所不逮而心傲然不
我恕者也諸同人書牘抵兄所者稱卓菴與芑山等季誠
能以書詰心不爽毫髮則終其身可以無憾嗟乎學求無
疚心難言哉卓菴歛容曰書雖期明道實資以自儆耳韓
子言道而不能躬季用是滋懼兄言豈欺我哉余曰我儕
所不敢自暴棄者知心與天一書與心一故也藉學者三
復是書劄艾凜於平日放僻戒其朋從不稍爲楊謝曲說

所蔽雖未幾於道宜不至如俗儒狂惑眩替之甚孰謂徒
自傲哉抑余今日竊有感者先人不幸少孤義方未墜沒
世無稱庚午卓菴年十七偕仲惟適應童科同受知學使
者雲怡陳公業黜遠聲利引明道辨惑爲己任惟適敦孝
友愆家政不幸齋志卒而卓菴生平所著書又不幸遭時
堯礎侵布爲難余又不幸衰老愁居懾處良友凋謝無由
驛其書使傳誦當世是皆余心所深痛者也雖然心書而
外若四書合糾五經正誤九經廣義綱目續麟廿一史獨
斷朱陸折衷考亭自讞錄卓菴日錄副藏家塾世所希見
余意古聖賢之心在是天下萬世之心在是後必有起而
心其心者無虞其泄漫失傳也進竣兒勗之日子紹衣家
訓力學弗倦汝父耕道待穫穫當在子尚服膺父書無斁
哉

皇清

義勇錄序

易嗣重

崇正癸未冬獻忠之亂餘賊入宜春所至焚掠殆盡獨
過白沙不敢睥睨居民且提戈殺賊一時遠邇驚異號
鐵白沙以爲神助余頗疑其民特果敢恃氣耳安知兵
法何稱神若是旣余避兵其間諦觀形勢扼塞指麾團
練則大有人在蓋白沙背負崇山四周若城環險阻可

守是其中田疇平曠民舍稠密糧可保聚一切往來故
道悉礫木累石塞其要害羅致周密不得隙入又日督
壯勇舉義旗吹篳簫習坐作擊刺宜賊之聞而不敢睥
睨也問誰主謀僉稱籌畫堵禦半出蕭子某龍子汝登
之力而龍子爲尤多龍子剛勁有方若不忘忠義時同
里有某某附賊欲強之偕龍子引大義切責附賊者術
焉誘賊黨攻之龍子度勢不敵因投袂疾走白沙團練
鄉勇誓不與賊並生白沙之能奮勇殺賊皆龍子爲之
倡也當事不爲上其事以風勵一時乃至以是相詬病
何哉寇平龍子梓義勇錄成趣余序因草此以著白沙
之勇以志龍子之義天下有大事得龍子者可屬矣

送邑侯王燕皇先生序

易嗣重

邑侯王公以東魯名進士筮仕宜春宜春故屏邑人民
質樸夙號易治令其地者輒得奏最去自兵燹後凋瘵
倍他邑公絕不爲難甫下車務得人心輕徭薄賦政簡
風清邑民信愛之時復崇尚風雅折節名彥邑人士以
文字謁者敬之否則弗賓也故執經問奇者一時磨至
公辨晰疑義士皆師之期年政成御史申丞交章薦劾
天子方嘉公治行第一無何二逆煽亂豫章鼎沸公與司理
做菴王公抗節引遯洎寇亂削平公以操行見褒於大

將軍與敝菴同題原職公復令宜春自是治稍嚴益加勤謹較然不欺其志所居署雖頽敝未嘗易一椽凡一衣一食輒曰此民之脂膏奚以無愧初西江之賦獨袁州於十三郡為畸重半由元歐祥悞報鄉斗之害有明三百年來因陋就簡卒無正其謬者公閱郡乘毅然條上當事欲釐正之格於勢然公未嘗自沮亟請不已幸得報可公之嚮遠在心功德乃為不朽矣公政績既異自當陞遷不自今適入都

引見安知非辭夫小試而進于大用乎公行矣定將奮謀底績定敷惠澤於天下豈獨簿領期會僅效微能於一官一邑而已哉宜陽雖僻陋猶得引領遙天而邀卿月餘暉於無盡也矣

綱目彙覽自序

張自勳

綱目雖繼春秋而作然未盡合春秋之旨余輒引義增刪并為更定凡三千六百四十餘字義詳續麟辭載彙覽識者合觀之可也分註不能悉載惟歲首年號君名諡號間為訂正計四百四十餘字

秦晉隋並從分註不復大書 姑據

彙覽所載餘見續麟者不盡錄後有好古者合全書整理循例增損亦易為力雖然春秋以制科取士幸得不廢綱目雖存往往東之高閣即分註尙未寓目况大書

宜和集卷三
乎又况大書之褒貶是非不能無謬戾者乎余雖爲續
麟將求爲綱目不可得安望其與春秋并垂哉雖然劉
氏之書法尹氏之發明汪氏徐氏之考異考證猶得與
綱目並列則如續麟者後世或有取焉余非好爲紛更
然每覽一書凡心所未安不能不形諸筆墨姑以盡吾
心而已道不終泯應有昭著之日直俟之耳丙辰蒲節
前一日識

心書自序

張自勳

心書之作余懷十餘年擬諸集旣竣然後卒業以終余
志且俟夫博觀盡識益有相發明也故明道雖有玩物
喪志之說余謂爲上蔡言耳苟以爲學之志而觀書豈
憂喪志哉故余自四書五經以及通鑑綱目諸論撰外
復有廿一史獨斷上溯史漢下訖宋元皆有成帙其間
非無嘉言篤行足以動余慨慕然是非不明賢否淆紊
甚則艷奸雉而鄙節義優釋老而劣孔孟駸駸乎鮑魚
之肆忘其臭矣明道之言不益信乎歲在甲子遭疾捐
書舉凡平日所懷之念與所識之言嘗留心目者稍加
詮次遂成是書自上智觀之則亦糟粕已耳然予固幾
失復得者不敢忘其救病之功因以告後之爲學者務
守明道之訓始乎求放卒於正心道其在是矣無或如

余向者之玩物喪志可也乙未孟秋望日書於侯聖堂
心書後序
張自勳

語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爲學亦然則心書之作不幾贅乎雖然爲治而不知所本必無善政爲學而不知所入何以適道學固治本而心尤學所從入也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盡天下之道而皆本於一心心得其政則隨所感應無往非仁義禮智之用豈憂治道哉先儒之致力於道而不知所入者固不足道卽知所入矣而或外崇虛論內爽實功徒以美人之觀聽而適以自欺斯道不與也余茲所集但取其有

裨心學者雖未必皆實而吾因其虛辭致吾實行何莫非斯道之助獨遭逢弗偶索處山陬灰燼之餘既不獲備載諸儒之說而耳目所接復罕有共相發明者深恐不足以盡斯道之功然心源旣濬衆理悉昭學者誠能謹思力行克類至盡則心書者未必非滄溟之涓流泰華之卷石也遑多乎哉戊戌孟冬月再識

外孫袁子制義序

王猷定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京師
余以納餽收骨故聞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忠祠公子
一藻聞變奔赴道死亂兵蓋予子壻也先是癸未公罷

江督挈家之金陵余自廣陵省公吾女抱外孫甫二歲
隨別去余飄泊江淮十餘年回首里門欲歸不得思吾
女而不見輒嗚咽不已因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其
笑啼面目不復記憶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爾公忽緘
其文寄予乃知垂髫兩鬢已能自立余持之不知爲制
義也蓋聞王哀蓼莪之慟焉蓋又深余桑梓之感也雖
然亦可以見公父子之有後而忠孝之食報於子孫不
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貽余老矣尙幸於公父子見之
軫石老人題於金陵劍臺之寓齋

袁袁山先生未優軒遺詩序

孫嘉淦

明侍御袁袁山先生總制九江左良玉薨之南向公於
舟中執大義讓良玉背汗下喘自悲死其子夢庚降於
我

大清執公北上館於內院將有所重任於公公不屈死之論
者謂公成仁取義有宋丞相文文山之風我

朝扶植名教不得已從公請亦無異元之於文山所謂君
義臣忠兩得之者也余少時聞長老言公督學晉中時
廉明致謗諸生走京師伏闕訟公寃已而讀

國史及公本傳則伏闕事在焉然後嘆吾鄉爲公過化之
區三代遺直在人

國史所錄父老猶能言其故又悲公授命三忠祠下公子聞變踰險北道復殲亂兵死忠死孝聚於一門而公所自謂雪窖冰天爲異域鬼者公子亦如之繼自今後嗣之或昌與否都不可知又安問三立祠六柳堂四山樓藏卷之爲何如也歲庚午予蒙

恩再起爲兵部袁子起宗手錄公未優軒詩帙謁余起宗公會孫以選拔授職需次都下余喜公有後賢而能世其家學特優禮之因詢其先世舊事及公他著作無一存者此詩又殘帙十不得二三同時王季重叙公得詩中趣李之椿以爲足補楚風余則謂公之雪肝鐵骨亦

略見一斑矣惜乎舟中雜詩十五章脫略僅存其三不及盡見公之感時撫事旣而以詩本不足盡公此編本不足盡公詩竊敢謬附於知公之人不得不一論公之世而喟然爲公三太息也公登第起家行人司魏瑄燭方熾東林黨禍一興高楊諸君子相枕籍蔓延株連善類一空有明二百餘年元氣不可復回矣公至思陵廟僅存碩果慷慨談時務屢被切責弗恤當是時中原鼎沸僉壬盈朝公三仕三已其間張孫振誣以賊楊顯名鏘其秩呂大器代其軍事而九江之恢復爲虛馬士英寢其奏章而澶淵之六龍莫奉卒至卧薪嘗膽疏詞激

切忠義凜然福王雖降首兪其奏其如羣小之不喜何哉於是汰軍餉黨士彥衆謗羣疑孤臣力竭使良玉藉清君側之讒直與晉陽之甲以國故脅公以壯士陌刀繫公以江上牛酒邀公而公侃侃正論寒奸雄膽曰我段秀實也豈從泚反耶自發九江密章不達橫江大礮計不售或縊或溺或絕粒不得死嗟乎運丁陽九天意有歸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黃石齋金嘉魚諸公後先抒忠勝國抗命

興朝扶乾坤剛大之氣邀

聖朝高厚之恩稽諸前史例得並書毅魄忠魂丹青照耀夫豈不休哉余嘗讀文山寄弟詩有猶子是吾兒之句或以是爲文山憾顧文山當日身且不有何有於後而千載芳馨百世俎豆且與其遺集若文與詩并垂不朽焉公之後昌矣集又不存蓋仁人義士之傳其後與傳其集皆歸於冥漠不可知之天而已矣余謂詩不足盡公惟因公傳詩則後之人得隻字片言以爲寶貴而不能自已於言况乎公詩之不下百餘篇也謹書所感而序以歸之

昌黎書院課藝序

張起文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士爲四民之首士習正而

後民俗淳此編紀四方必以作人為先務也我

皇上養育人材特賜帑金於省會書院中聘名師以教士子

故人皆鼓舞振興勉成有猷有為有守之士以報

國恩袁郡為昌黎先生舊治向有書院太守薄公仰贊

聖天子作人雅化聚生徒於院中朝夕摩厲使成大器昔韓

公刺潮念潮人未知學命進士趙德為之師士因篤於

文行今公亦命進士湯省元周兩廣文掌教院中則其

時雨之化自相埒於趙而公以翰林蒞袁接武昌黎躬

行表率獎導多方實為學士斗山宜諸生爭自濯磨不

讓韓門弟子也夫文以載道而言為心聲故惟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非三代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然後文醇而氣盛袁士素守昌黎遺教今又得公振起

之其課藝之精者自可梓以行世以昭

文治之光起慚固陋承乏宜陽得觀人文之盛深幸昌黎

再見於今多士親承指示庶幾有猷有為有守而四民

亦日進於善良一道同風之治已於一郡見之矣爰拜

手而誌慶云

袁陽文徵序

袁芳杏

戴記稱六十不親學而孔子自云好學至忘食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此其學寧文詞章句記誦之謂乎余年近

筆而閒因自號曰閒叟以古人不親學例之其亦可以閒矣顧永朝永夕又非閒之所可永也童時結習見獵而心喜焉嘗濡筆爲八股文課族人子弟則徒好文而非好學所好之文又區區八股則其文特制舉之末云爾雖然制舉之題皆孔孟曾思之言也

功令以孔孟曾思之言導天下而試之以八股之文苟一言不肖四子書之言卽無取於八股之文矣蓋其所托者尊則必塗澤於六經諸史之膏腴浸灌於濂洛關閩之義理講求於秦漢韓歐法度之正變而研習于王唐歸胡以來不相襲而相師之氣體期其合於有司之程式者往往隨時異尚拙者不必失工者不必得然則八股文之盛衰升降尤有關於風會焉彼易視八股文而不知其所托之尊者豈不妄哉袁州在江西爲邊郡非山水和會之區士多闇淡不欲以文自表見前代旣無甚可徵

國朝人文化成百餘年袁人士遵

功令而就程式膺制科之選亦不下百數人諸老師宿儒健於文者數多奇其達者不盡以文傳要其吉光片羽終有所不可掩也今網羅散佚難掇拾於千百之一或得其子孫之所什襲或採諸坊本之所流傳寶氣光騰敢

謂能掘豐城之劍哉憶歲之丁亥林君儒珍友教康樂
枉籃輿來訪促膝與談文至夜分遂有袁陽文徵之訂
予不以耄老辭又三四年互徵文相商確於前輩寧過
而存之林君斷斷不少假借或有林君急收而予乙之
者閱予馬齒長不之非也昌黎之論文惟其是就予兩
人之是非以進退全郡之人交保無有是其所非非其
所是者乎文章公器一人不言天下必有言之者予兩
人各極其力之所能識之所到袁之先達或冥冥默匡
其不逮未可知也姑記此以志余所好天倘假予年俾
卒業以饜其好則予雖不好學而猶好文上以闡前人
之幽隱中以通時彥之聲氣下以開後起之英華於以
應昌期而彰文教殆不徒以消予閒而已袁人士讀是
編其庶幾有感於予言也夫乾隆辛卯孟夏月

心書序

黃河清

自俗儒以心學爲出于陸王而近禪于是有白首爲學
而不知所學爲何事者嗟乎彼獨無人心者乎抑其心
獨不同具理義者乎不然何言之違也夫借心學之說
而流於禪者非陸王之失其徒慈湖龍溪之屬爲之奈
何以其流而罪及倡明者哉夫心學非陸王之私言也
孔孟言之程朱言之彼以爲論語言仁不言心因謂孔

孟有殊途朱陸有異指豈心不違仁與從心所欲不踰
矩之言俱未之誦耶亦無怪集注章句與夫或問語類
大全集之言心者未及博考而深思矣宜春卓菴張先
生博涉之餘因有味乎程子玩物喪志之戒潛心近理
著爲此書以堯舜孔孟之言爲宗濂洛關閩之說爲正
傳而于象山陸氏陽明王氏復爲之兼綜條貫開來學
而繼前修絕不存黨同伐異之蔽非有見于廓然大公
而能然乎後之爲學者欲不墮于虛無寂滅而又不失
于繳繞支離由朱陸諸儒之同然以上體夫孔孟之心
法胥可于是乎取資焉諸君近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
屬予序而刊布之亦可見人心之同而是書之所感發
興起者爲不淺矣然予所望於諸君尙其理義悅心服
膺弗失也哉

文標集序

黃河清

萬載辛子好學存古嘗輯唐賢鄭守愚雲臺編復三卷
之舊其用心可謂勤矣茲復哀次盧子發文標集將刊
布之而屬序於予予謂斯集之輯視雲臺編爲急而其
事則尤難蓋子發沒三百年始集其遺文者爲郡人許
衷已僅得百篇至紹興庚辰袁教授南城童宗說復輯
之欵巖古觀無不畢蒐分爲上中下三卷實止四十二

篇耳自是以後雲臺編尚有前明嚴惟中之表章而斯集無有今欲網羅于六七百年之後使太山毫芒人間復觀其功誠有倍難者然守愚但以詩名他文概未之見卽其詩雖司空表聖嘗推爲一代風騷主而格調亦卑子發則當宜陽風氣初開卽爲李文饒所賞海潮一賦名動至尊漢隄四言詩亦復近風雅不徒片片律絕間其才視守愚殆遠過之乃自童教授以來無人復爲據拾使孤寒崛起哀然舉首者祇于遺選雜說中時見一二而其遺風餘韻渺無復存文獻何所取徵來者何所興起是其事不尤急乎以倍難之舉而當最急之期

此辛子所爲慨然而不能已於斯集也予奉

命宰宜春嘗懷先賢之遺澤登其洲撫其石輒想見其爲人况得其遺文而盡讀之不猶並時而與上下其議論乎於是嘆辛子之用心爲不可及矣遂書之以復于辛子

化成巖倡和紀畧序

隆泰

李衛公唐中興後名相也以訓注宗閔之譖出爲鎮海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袁城西北五里有巖曰化成郡志載公嘗讀書於此余觀唐宰相自憲穆以來局量稱裴度而我才畧著者唯衛公公之勲業文章烺烺炳炳宇宙間卓然不可磨滅者悉詳名臣傳中蓋可考而知

也余蒞袁初每至巖必拜禮公尋閱郡志知巖爲公讀書處益嚮往之余平素極愛讀書人公以大臣謫居猶矻矻孜孜若此因命兒子德成篆李衛公讀書處六字鐫於石壁重新其額曰託賦樓不獨爲袁之多士勸亦欲使我輩居官者共加鞭策也巖高十數丈俯瞰秀江風帆往來烟波萬狀崖壁間怪石離潰立窪者爲舟爲釜爲破甕形突者爲玉筍爲塔尖爲旗爲蓋爲屏風爲帆爲獅象熊羆其右峭石撐扛成洞中可布席容四五人旁有竇竹樹交蔭最上一徑斜逼山頂日光逗漏景趣奇絕巖之勝於是爲最石壁詩章行草題詠如織余

於公餘時邀二三僚友遊覽其間諸君興致蓬勃不能已已德成雖不工詩而有詩癖彼此倡和纍積成帙不下數百首就中擇其於化成巖可以存亡補闕使舊蹟重新者得若干首鐫之而以化成巖倡和紀畧名篇篇首併繪以圖俾閱者一目瞭然謂之攜詩也可謂之卧游也亦可並使遊集於斯者意不僅在山水間恍然有悟於卜氏子仕優學優之旨是則余鐫題衛公讀書之微意也夫曰紀畧者聊當別志云道光元年辛巳之秋

明府彭雲莊公遷任序

公名維舉

鹿邑紳士呂大律等

公世系江西浙江江南號爲三江山川秀美賢豪

輩出故前任龍泉周公與公生同地周公治鹿五載本
諸孝行發爲慈惠政簡刑清鹿之四民俾得安居樂業
焉所短者惟謙和一端餘皆有古循良風迄今父母之
頌猶嘖嘖人口不衰我公於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六
日署鹿甫下車左右近侍聆其語言見其舉動一飲一
食不求美備遂相傳以爲有寬厚德越三日升公堂點
書役鄉保人等卯自辰至戌務畢乃事不倦觀者數千
輩見儼然難犯之中有藹然可親之意及其發一言仁
人之言藹如也退而與縉紳相接見抑然善下謙光四
溢我周公之所短而我公又以見長驗諸行政未有多

端卽其審魏姓一案下隍廟對神明重民命也誠仁人
之居心斯亦足與周公後先輝映矣乃署鹿未匝月以
特簡新安卸鹿事去鹿鹿之人愚夫愚婦感慨歎歎僉
曰我公去矣鹿之人何其福之薄新安人何其福之厚
也之二語者猶樂爲我公述之今已戒行載酒祖道爲
辭以送之非敢譽也道其實也非敢文也質言之也非
敢私也巷議街談無異辭也生等習而聞之採而誌之
援筆而畧陳之以爲我公去鹿叙

以茲之非... 其... 亦... 口... 律... 文... 雖...

書

宋

上太守王仲疑書

鄭銓

某月日貢士鄭銓謹齋沐裁書惶恐百拜獻于判府侍郎
 中大先生銓嘗觀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漁陽之師叛
 河北諸郡望風委靡唯顏魯公與臬卿守睢陽奮不顧身
 忠義之節至今凜然在人耳目焜耀千古槩可見矣恭惟
 判府侍郎中大先生稟天間氣為世英豪盛德偉望挺挺
 有祖風烈時為名臣輝映簡策勲戚之貴公不能望也然
 今有大不幸者傳聞虜騎已犯豫章遣使前來以責投拜

宜春集元 卷三 三
蓋袁雖小郡僻在一隅大兵未必能至城池雖至高深而粗爲可守廩粟雖不多積而數月可延境內之民動以萬數以忠義激之似皆可用伏望判府侍郎奉行天討斬其使命糾集官吏建壇設盟告于上天神后選擇一謀略之士俾爲大將激勵士衆爲攻禦計誓以死守上報國朝且使先太師擬國鍾鼎之勛克光于後天相忠義必能成功回視二顏之英烈尤不足多羨也銓迫於事勢心憤意切言不能文干冒鈇鉞輒先俯伏待罪之至銓惶恐百拜

與宜春朱和叔書二

黃庭堅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敦厚勸戒以防患洗心平生未嘗得侍而情如骨肉他日深念之何以得此於左右豈君子於人望其表而識其裏真以爲可教耶竊佩服苦口之規於今不忘日者又蒙賜教賤致累幅且名以師保內訟缺然尤不敢當多病昏塞眼前記一忘十以是不通書於几下又闕歲矣伏惟君子盡人之情知四罪之地無嫚人之嫌謹附承動靜且謝不敏謹狀四
月日謫授涪州別駕黃某狀上

某頓首荊州士大夫之淵藪想多得佳士與游諸令弟講學有日新之功邊鄙肅清外臺宴安伏惟簿領不至勞勩揚清激濁於使者日有裨益某待罪于此謝病杜門粗營

數口衣食使不至寒饑買地畦菜已爲黔中老農耳閑居
不欲數與公家相關故不復借書吏作牋記但於手書上
答不審能照察此情否悚仄悚仄衰老多病亦不能固封
惟痛察

按據後書朱和叔曾仕荊州查府縣前志選舉志宋進
士內宜春未有姓朱者未審遺佚失載及由他途出仕
否第前志唐宋選舉自進士外他仕不詳故和叔亦不
知仕荆何職因特標識于此

與袁州雷侍郎宜中

文天祥

某前年赴宜州道滕王閣下望山川英氣稽首人物欲擁
篲造門而舟車異趣僅能拜書問花竹平安而已亡何踪
跡展轉不遑嗣音歸卧蒼苔益以疎濶其戀戀門牆之心
固如水之必東也欽以某官抱經濟之秘稱磊落之豪上
方寤寐側席圖致太平甘泉舊臣不當越在遠服名藩歇
馬姑日起家會當徑執事樞焉爾某庚午一出殊與戊辰
相似去住匆匆敢笑當世杜門深念益求寡過未知所以
稱塞于知己之道君子不棄尙惠教之

回袁州鄒倅

文天祥

某頃叨節南馳得符歸省三峽烟雨中一再獲拜瑤林瓊
樹之側麀麀吾味我心寫兮執袪幾何時明月千里惠而

宜不厭元
三
好我錯落華音下照虹翠赤脚踏層冰忘其執熱也具審
龜臺借重鳳嶽凝清時兩誦弦和風條教伏惟歡慶某官
東山芝蘭之韻北斗梧竹之標朝發軔兮扶桑夕攬轡兮
元圃識者已竊臆之兩樓山水能久著神仙人耶竚文組
之卽真以介圭而入覲某禊前一日奉重闈抵空同下旣
三閱月公事稍清得小遂半菽歡錫類之餘也實篋勤斯
芳菲襲予新雨灑濯感在下風采采一芹效爨隴寄非所
以報也馳溯一方

明

答江督辭辟薦書

張自烈

僕酷罹家難今年春扶老挈幼擬避地宛上娛老母榆暮
冀他時少有建就不至湮滅無聞庶幾見先人地下可以
無憾雖然今世知僕者誰哉舟過潯陽適吾子復奉旨督
潯亟索僕相見頃之湖口謝父母持書幣來舟中再拜稽
首致吾子辟命僕辭不獲謝父母別去因發吾子書讀之
告季弟曰愛我而不知我一至此哉宋歐陽修曰古人所
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
士不爲用僕常怪近日宰相不知人故事事挫敗鮮能成
功此猶曰咨訪誤耳聞見濶遠耳若吾子于僕蓋鬢鬪交
也同里同學十數年僕生平事親處友讀書求適用不敢

自後於恆人皆吾子所習見自吾子通籍以來僕遊學四方罕與吾子接見然發言決事指切當世利害往往誤中爲賢士大夫推稱者吾子又聞之熟矣然則知僕深者宜莫如吾子嗟乎吾子謂僕何如人也昔蘇雲卿之于張德遠終身引避不出者雲卿自度無益于世耳僕居恆雖語吾子曰我其爲蕪雲卿乎蓋自悲困窮以灌園老豈慕雲卿而與之同哉今吾子來書娓娓千餘言欲薦僕于朝使早見用似知僕者然三復來書則是雲卿我也則是信僕鄉者我爲雲卿之言而冀僕今日改圖也僕私以孔明扶漢皆自隆中而決阿衡耕莘特出處隱顯異耳古今豈有肆志灌園無少挾持能出而有爲者哉僕坎壈不得志學問經濟不能講悉隆中有莘萬一若雲卿者僕所不屑使僕鄉者語吾子曰我其爲巢許吾子亦將信僕果巢許乎哉夫知士不深士不爲用非獨不爲用欲盡其用而不得他人不知僕僕無恨以吾子而不知僕則愛僕雖厚且夕優僕以厚爵臚秩僕不受也又况吾子於同里同學少壯游好之人言行灼然見者尙未知之雖辟士日數十百人士有挾持者必不至豈獨硜硜如僕者哉伏冀收回成命毋玷清舉僕不勝幸甚吾子終以僕爲雲卿可也某再拜

甲申仲春日

上皇帝爲友訟寃書

張白烈

崇正十一年月日袁州大學生臣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闕下臣觀今天下清公蒙誣未有如臣友山西學臣袁繼咸者也臣今年肄業南雍試畢不得志將歸里聞咸就繫匍匐來京師唁咸獄中竊嘆咸七年七月內奉勅到任九年九月內撫臣吳牲會同按臣張孫振合疏具題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奉吏禮二部察議具覆之旨公論旣明官方自肅治平可跂足待本年十月十六日見邸抄則按臣以蔑憲婪贓糾咸矣荷蒙聖慈不卽膏斧鑕革職解京究問令撫臣自行回奏臣念咸素清謹不宜溺職至是撫按又

不宜矛盾若是之甚卒觀按臣全疏臚列贓款臣駭且泣然臣非同官復無言責不敢爲咸展辯獨臣與咸居同里學同塾知咸莫如臣深其在晉服官行政爲紳衿所師法撫道諸臣所嚮服者臣不遑縷述姑舉咸生平居鄉本末爲皇上陳之昔仲尼與子貢論士不辱君命自行已有耻始臣少壯見咸事親孝處友信方咸爲諸生咸父業汾課咸有尺度咸終歲講貫耻謁郡縣甲子與臣就試鄉闈卒事次日執臣手曰咸親老且貧苟不售則子道闕如烏能資事父與事君哉輒出涕又咸厭聲利攻苦茹澹往往衣垢忘澣履傲弗顧及登賢書僦居郡城僧舍卷帙外無長

物族鄙稱之臣後先里中所親見者類如此今據按臣賊
欸質諸咸生平居心行事如薰蕕不相入此臣所以輾轉
疑異而莫敢信也夫曾參殺人不疑盜金後世以爲誣咸
不幸遭謗皆殺人盜金之類耳上自藩王下逮士庶皆爲
咸稱冤卽昨臣到獄見咸咸曰死何足惜如蟻身負國何
適業汾手書到獄其言曰古人蒙謗多矣聖朝無冤獄兒
始終慎自愛咸跪讀流涕臣亦流涕不止又臣來京師咸
交游宦南者憐咸在難少有餽遺咸卻勿受繇此觀之咸
所自處與咸父所以誡咸皆灼然在人耳目豈有廉介佞
直如咸而婪贓自汙者哉始臣發金陵就道或戒臣曰按

臣方鉤黨毋憚賈禍臣曰不然周宣王時左儒憫杜伯無罪
不忍順君誅友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宋李繼隆以私隙誣
轉運使盧之翰軍興失期罪當死錢若水請先推驗有狀
然後行法已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古今異事同
情識者皆知咸誣枉與之翰等又皆知陛下仁明寬恕咸
可以不爲杜伯臣可以不爲左儒又况聖明在上衆正盈
庭鉤黨惡自而起哉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臣二親皆七
十艱劬困憊百倍于咸然臣獨間關萬里伏闕上書瀕危
殆不悔雖愍咸無罪誠恐咸且暮入地天下萬世謂朝廷
以某御史蜚書殺某學臣故敢觸死代陳冀幸溷雪倘或

復見天日則國法信而人心服評誣者無所容清公者益知勸矣伏惟陛下矜察

與鄒南阜論袁州學記書

張自烈

某頓首啟執事世所稱儒先生講學者士大夫尊仰非一日某違歲讀願學集不無可否私欲以管見就正已而不果比閱袁志得執事所撰學記文采瓌麗宜爲多士所推重然某獨惜執事不深維死忠死孝之說而謂盱江有激而言也執事之言曰死忠死孝變也彰教者不忍言君子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某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常必有變使教士者道其常而止不相與講求處變之道

一旦遭亂未有不淪胥以亾者也教士而不言變必天下有常無變然後可盱江言豈過哉况盱江之所謂死猶志士不忘溝壑云爾猶武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云爾豈盡捐頂踵棄髮膚而後謂之死哉如以爲必死則不忌溝壑死而後已無之而非死天下焉有教忠孝悉驅之就死者哉又况盱江合治與亂而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道其常者不幸而至於亂然後見危授命不濟則以死繼之其不專責忠臣孝子以必死明矣又况死忠死孝之時變也死忠死孝之理常也當死而死死亦常耳不死則背理滅倫失其常耳安在彰教不忍言忠孝獨

宜者縣志 卷三
避死哉然則盱江立言無弊而執事以爲不祥非也某恐
後世傳會執事不答盱江立言之意謂死忠死孝非士分
內事至狃常偷生而不自悟誤學術甚大故爲之難折如
此執事倘樂受盡言不以某論爲非然後出違歲讀願學
集所可否者爲執事縷陳之或於講學有微助惟恕答幸
甚某再拜

與合郡鄉紳論六款書

張自烈

某頓首諸老先生執事前月五學諸生公呈除寇餉遼餉
火耗北布諸款外深痛酒亭馬戶飛報殃民往往流涕父
老告諸生曰本縣頻年幫解戶書侵欺約九百餘兩盡分

其餘以給酒亭原呈輒有此議此固書生之見耳但聞諸
生具呈院道後即將原呈投鄉紳袁景老景老覽至分佐
酒亭數語欣然許可蓋原呈意在甦民欲裁分舊日幫解
嚴禁戶書侵欺非舊額外加派也分戶房久侵之幫解以
給馬戶酒亭見一肥一瘠就中裒益令戶書侵欺無實非
割彼補此編成定額也卽如公議所云與其徒填谿壑莫
若暫移甦困原係輪幫往例並非新派苦民曰往例非烈
創立幫解可知曰暫移非烈編成定額可知且縣奉府駁
章父母請同鄉紳潘亦老袁瞻老黃葵老公詣城隍祠僉
議磨平分派非烈一人臆見翔議可知察通縣民米六萬

宣平縣志 卷三
八千二百石分十年輪差每年鄉隅合有六千八百石內
將一千石鄉紳舉貢生員優免實餘五千八百石鄉隅每
石照舊派幫雜差銀一錢二分共銀八百一十六兩起解
錢糧除兩學倉米膳錢門斗各官柴馬南北布價南糧腳
價各役工食等項俱不用解費外通計實解京司約一萬
九千有奇全書原編管解錢糧路費六十六兩七錢八分
零今公議於八百一十六兩內存補平銀二百四十六兩
又值櫃收銀除全書原編油燭紙筆墨銀三十六兩今公
議又於八百一十六兩內再措銀六十四兩凡此皆照舊
派幫非重加勒索先是派幫無定額戶胥取盈鄉民一錢

五分甚至二錢七八分諸市猾殷實強有力及鄉紳子姪
青衿與戶書無知者或僅輸六七分或槩從蠲免弱肉強
食民膏殆盡濫亦老謂磨平畢竟可行真仁言利溥至總
計舊派全書共四百一十二兩七錢八分仍付經管支解
戶書幫費稍分其餘以佐馬戶酒亭烈依會議錄載一單
聽上臺裁擇可否未嘗勒成定額一郡事非一家事烈何
必執持成見以抗府縣府縣不謂烈加派小民亦知烈非
加派獨一二恣騁浮說力排正論從身家恩怨起見者一
則曰幫解之名就條呈諸公名之前此未有愚意幫解經
前任吳公祖申詳撫按裁革非一朝夕則前此實有幫解

謂條呈新立名色非也一則曰今日割補誠當前此支銷何歸官吏未免並尤愚意此等支飾但苟且避上臺稽察曲爲官吏護過無涓滴下及小民謂條呈獨好事滋擾又非也一則曰畱幫解一項俟後有賢父母公祖痛行裁革愚意不移補他項又不竟行除革欲姑畱此以懸待賢父母公祖議裁則頻年戶書私侵數百金之幫解置之何地非爲戶書樹干城卽爲借免畱狡窟名雖卹民實則長姦謂那移爲加派害民又非也一則曰確派一錢二分立爲定額聞之院道則收入編額議爲移借或助軍興或抵別項終不得絲毫之用愚意一幫解耳奉明文裁革而仍歸

私侵則是歷來之成例竟同額編非今日確派作備聽紳士肩免而取足小民則是戶書之督催什倍院道豈條呈重累戚鄰抵別項而助軍興固逆慮弊孔之百出委泥沙而飽姦橐亦應憐民脂之徒耗今議者但指移借之爲害而不知侵欺之害尤大但知定派之不利豪強而不思磨平之有裨百姓然則謂一經條呈卽成編額一成編額卽是加派又非也如昨袁景老揭云各項公費俱有編派與百姓無涉揭誠是矣但爲今日計能申明吳公祖原禁盡革幫解則通縣糧戶均徼德惠啣結無涯又察明除條編外全書復派銀一千二百兩從何支銷照數剔出以足各

差則不必議幫酒亭不必議幫馬戶亦不必議幫戶一房解
差美意良法自可絕酒亭馬戶之飛報自可杜此日小民
鬻兒賣女破家喪身之害又何必徒誣烈以加派之名也
胞弟自熙原呈亟甦民困故欲止馬戶酒亭之株累亟清
衙蠹故欲禁戶書頻年之侵漁豈有弟以釐弊開端兄以
獻媚結局者哉此中是非曲直不辯自明所可嘆者始焉
以書生條利弊何異從井救人既焉以劣黨駁公呈竟爾
操戈入室終焉以爵齒兼隆之鄉紳據一二萋菲貝錦之
言坐烈以萬不可寬之斧鑕人情傾險已極合郡涇渭不
分寃士類者小而誤百姓者甚大伏冀諸老先生俯察愚
衷共伸公論毋終落井而下之石也士林幸甚地方幸甚
某再拜崇正十年五月日

皇清

寄何叔子

陳孝逸

憶壬午秋風一別杳夢到今中有手詵半紙未知浮沉
云何客有自貴郡來者輒詢邇日動定麓聞其槩山川
咫尺非必天墻地壁乃心稠而面闊何以慰悠悠也十
年家事有情無可說起處直當墨外摩娑得之恍然聞
耳弟久爲時棄道同長往丁戊之際浪刻癡山集數百
板今皆閣置不敢持出字樣瞠破世間睡子他日兄見

宜春縣志 卷三
之應詫狂生膽大如斗不作鐵石漢斷頭將軍耶八九
月弟擬擊棹白門爲先君暨諸叔父行了却遺文公案
且欲縱遊吳越名山反憇匡廬絕頂此後錫瓢蒲笠所
至皆成故舊庶不似生客耳

諭昌黎書院諸生書

林其宴

調任南昌太守林敬問袁州昌黎書院諸生無恙不佞
家世儒生起家卽署以筆硯作生涯愛讀書如性命一
麾出守未敢云此事便廢竊念民風之淳由於士習士
習之端由於教化舍守土何責焉自下車之始卽以觀
風親定甲乙繼拔生童中之尤者升之書院使其時術

將俾爾諸生由文章六藝以漸進於道德性命之域而
爾諸生亦不自鄙夷輒以不佞爲識途老馬每有辨論
能解匡頤乃懷印已將再期留府僅餘五月弗獲與諸
生賞奇析疑晨夕與其舊冬在省寓廨公餘念我子衿
輒復郵題考試就中文采頗有可觀竊意需之時日如
王褒之治蜀常袞之開閩安見無何武歐陽詹其人羣
然蔚起况今日吾袁人士固大過當日之蜀與閩哉今
不佞行將去此矣鑑基初脩笨畚未興爽塏方擇棟梁
有待墜茨樸斲不能無望於後人而爾諸生誠望束修
自愛古處共敦守身如處子不羣非類之朋尙友有古

人結契千秋以上勿習刀筆之交勿興骨肉之訟事非
切已萬勿匍匐公庭語干天和萬勿許人帷薄此皆不
佞區區無已之心不能忘情於去後者也爾諸生能共
遵吾語其所以自待者如不佞在袁之日則不佞雖身
羈章水而魂夢猶繞袁山爾諸生今日既爲愷悌循良
之君子異日卽爲蒼生霖雨之偉人不佞將與有榮施
焉爾諸生其共勗之敬告

復王郡伯定祭器書

黃河清

日前晉謁承憲臺面諭以府學文廟祭器不備恐多違
式委卑職考定舊制先自捐俸將正壇祭器置備再及
其餘此誠憲臺仰體

國家尊師重道之盛心也斯事重大本非末學下吏所能
稱塞要不敢不竭其愚以備採擇查秦尙書五禮通考
載明會典陳設條云正壇犢一豕一羊一豎一釧二邊
豆各十簋簋各二帛一而成化十三年增樂舞爲八佾
籩豆增爲十二此前明春秋釋奠器數之大概也近日
楓江萬氏律例圖說於

至聖先師神位下陳設云牛一羊一家一制帛一白磁爵三
登一釧一簋簋各二籩豆各十酒尊一茲蓋遵

太清會典所定者卑職謹加詳參所謂正壇卽

至聖先師位也牛與羊豕皆薦以俎是俎有三矣禮明堂位周以房俎鄭註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蓋以木爲之登瓦豆也木豆薦醯菹瓦豆薦大羹宋史禮樂志登如劍數則今制登劍並一較前代登一劍二獨爲得宜劍說文謂木作然亦有用瓦者籩竹器豆木器並面徑尺容四升通蓋高一尺籩豆之數前代雖加至十二要當從今制用十爲宜簠簋註疏謂簠外方而內圓簋外圓而內方而說文則云簠黍稷方器也簠稻粱圓器也近東原戴氏考工記補註又云方曰簠圓曰簋簠稻粱器簋黍稷器其方圓無定說以外式爲準大約

戴氏爲近簠簋并容一斗二升舊皆以木爲之而考工豆簋皆職在旄人則又以瓦矣各二之數與前代同至以盛膳饗賓若所傳周邦父簠太師望簋其制各別未可例論乾隆二十五年蕭山陳郡伯修府志於學校門具載祭器庫除竹籩木豆外餘并用磁亦不可概謂其不合於古然陶器脆薄易毀加以典守者不虔遂至殘缺酌古宜今是在憲臺裁定至於四配之劍一簠簋各二籩豆各八十二哲之簠簋各一籩豆各四東西廡之各二案每案簠簋各一籩豆各四正壇既復其舊他可次第舉之若夫禮樂相輔所爲舞佾歌詩以極尊崇而

昭盛典者陳志樂器庫簿錄具存而其破缺視祭器尤甚卑職猶不勝區區之望焉

示宜陽諸生書

黃河清

聞諸君將刻卓菴氏心書甚善然刻書與時文不同刻此書又與他書不同蓋既曰心書當如程子作字甚敬之意精楷畫而嚴校讐然後授諸善手使覽者開卷怡然悅肅然敬始於是書爲稱若鈔本之用俗字破體字或正文而雙行夾注或密排疊寫皆足爲書之病而於是書則尤病俗字破體字曾不能省一二筆夾注疊寫曾不能省一二紙徒使閱者憤惋大息以爲刻壞此書

則何如稍加之意而使人敬且悅耶鈔本內引六經語孟其次行皆誤低一字此不可不改正者誠欲雕成善本以益廣此書之傳使學者皆知所用力而不病於空寂支離以失其心而害乎道事關重大未宜造次汶於其繕寫畧疏鄙見諸君或不以予言爲迂濶乎

章江舟次轉寄袁郡紳士書

隆泰

袁爲江右名郡由房韓李祖而下爲郡者代有名賢郡之人盧黃袁鄭後先輝映其間士大夫驅車至此未嘗不歎山川人物之清華風俗文章之美盛爲可羨也予辛未歲奉

命出守是邦欽聆

天語訓以察吏安民毋曠所守惴惴焉冰淵是凜惟隕越是
虞今十稔矣自維鈍拙于吏治民生毫無裨益清夜捫
心實滋慙愧昨以

內召入都迺承諸君子雅意勲拳沿途相送百餘里不絕感
此依依愈深歎仄回首四邑之風土人情樸醇古茂十
年中所身歷而親見之者不能稍釋諸懷而能已於言
乎夫英賢之炳蔚詩文之超絕忠義貞烈之昭垂不朽
洵稱文獻之邦郡志言之詳矣無俟累贅所冀者士安
爲士農安爲農工商安爲工商以耕讀爲本根勤儉爲

美德毋荒惰毋欺詐熙熙然蹈德詠仁康樂和親于
光天化日之下不以乾餽雀角輕涉訟庭是則予夢轂心
輪遙相期望而不能已於言者也諸君子皆有風化之
責尙祈言行相顧氣節相尙父誥其子兄勉其弟予雖
遠隔宜陽他日逃聽淳風依然如昨更爲之喜而不寐
矣不盡縷縷統維闔郡諸君子朗鑒道光二年正月上
元之吉

跋

宋

城隍顯忠廟額跋

方大琮

宣和初元厥十一月檉欄鄧公以太學生上花石詩屏歸

里越月忠達曹公上小輿書以秘書正字編于柳蓋自了

齋忠肅公起劔之沙陽摧撼流落更二十年不屈一日二

公聲名暴起忠肅亦喜其鄉之有人十室之邑而同時人

物如此若海內皆然君德其不隆乎國勢其不强乎忠肅敢

疑論藁數千言檉欄題妙峯閣長句皆嘗見之墨跡尙新

獨於忠達未之見今其孫曾宜春通守君南老得所書顯

忠廟額於其郡潛然涕懷然喜摹本見寄盈尺字六盈寸
字二十四點畫如鐵神采隱然署銜以新除校書郎而書
則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一日重令人感歎蓋公在 六年
而移在袁一年而召當祐陵出公所上書令都堂問狀宰
輔咸在賊黼踞坐詰責呼吏折辱豈復知有天道暨公召
之月與黼遇之月同想其引筆行墨間正黼倉皇僦舟殞
首民家時也君子豈願其至此而禍福何若是之易定歟
公既遣拜御史歷三院諫大夫中執法未登樞筦而虜已
追城僅能託公移留康邸于外馳礮書止勤王兵勿散以
啟祝夏配天之業身陪奉冊僅七日而死及之悲夫始公
出位言事豈不逆見幅裂之證而欲勇截其橫流斥不用
用不早遂使慷慨果銳之意氣多爲廢放閑退之歲月天
耶人耶此黼輩所爲重可罪也雖然自宣和己亥距今周
兩甲子向之環坐都堂者遺緒安在而公之澤演迤未艾
禍福豈不久而愈定歟爲小人者亦可以鑒矣通守得乃
祖遺跡寶愛若此必有慨於心者讀敢疑藁有曰袁州編
管人陳某其斷簡殘牘豈無散落於故家試併求之嘉熙
三年中秋日

大易粹言跋

張嗣古

大易粹言前太守曾君種命郡博士方聞一所裒輯者也

雖七家之書不無淺深異同之論然攷其師友淵源則皆自伊洛申來學者得此書而萃觀之則淺深異同之際乃吾所用力之地苟能窮其所已言以求乎至是之歸體其所未言以造乎自得之實則知陰陽五行升降上下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畫前之易當在吾心而不在書矣豈徒以廣耳目見聞而已哉歲以板漫滅不可讀因念刊書之難爲之修改七百三十有六板凡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有四字以與學者共之亦以無忘曾君之美意云嘉定癸酉五月望

明

四書大全辨跋

吳應箕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注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卽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純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類者多

直隸縣志 卷三
小生豎儒識既未遠與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間者是倍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既是非較然矣徒以創于更制之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來學之意寢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於是袁州張子獨憂之於數百年後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者辨之此亦黼黻聖治之大端也崇正乙卯

皇清

芑山文集跋

張自勳

先芑山痛宋文冗靡欲矯其弊居恒急稱唐劉蛻孫樵之文蓋有意督之也久之學識既克意浮筆外出沒變化於昌黎龍門間見者驚猶鬼神莫測其所自非獨魏晉六朝遠遜下風卽柳州樂城輩夷猶與衍有之至踔厲矯悍之致終有所弗逮學士大夫嗜其文者非乏以爲知芑山則未也獨芑山斯道已任以理學名家而吐辭著論往往如鐵馬金戈劍槊交馳而部伍森立豈非其嚴氣正性素所蓄積者然哉雖然火大明則光盡神大見則朴散芑山畢志竭力於文可謂至矣後世徒以文求猶淺之窺芑山也余不文罕能揄揚萬一因銓次諸藁彷彿其近似若此聊跋數語以志哀云乙卯仲夏

托賦樓跋

隆泰

巖左側有樓前明郡守黃公鳴喬建督學黃公汝亨署其額曰托賦樓以衛公十五賦故名距今數百年寺僧失守覓之不可得余不欲往蹟之就湮也重書之以示不忘古初之意云

張芑山先生墓圖跋

郭大經

余自幼侍父兄側頗聞先生博物洽聞著作行世累徵不赴晚居廬山竊景仰者久之後讀通志人物傳載先生沒葬白鹿洞山外之鄭家冲嘉慶丙子余改官南康教授亟省其墓不可得詢所謂鄭家冲者土人莫識迺

從僧覺源徧尋洞山左右於榛莽中得斷碑墓迹隱然明余迺甃石崇封作豐碑以表之書曰清故處士宜春張芑山先生之墓又慮日久侵蕪屬星子孝廉查雲槎爲之圖復從袁席山茂才得先生著書目錄併繕爲冊庶袁陽人士後世流傳不致湮沒云

其前日托風從以簡於十五賦故名廬今數百年於此
 矣守竟之不可得象不於神蹟之賦運也取書之以示
 不忘古訓之意云

真國人士於世無不發聖賢云

文圖野發真龍山故宋翰林書目總判謝為撰
 昔山共坐文墓又慮日及對燕鳳呈午率編查需對
 余慨發百崇佳卦豐顯以表文書口資始顯士宜春
 發曾覺烈肅壽區山空亦休辭裝申許瀾海墓靈烈

書後

明

書雲臺編後

嚴嵩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
 先賢以為若一藝名於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
 聞况復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秘閣閱所藏宜春志集
 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
 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
 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文公之祠則其行之
 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

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尙論其世之歎也予故併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皇清

書昌黎書院原道篇後

翁方綱

大學格物致知物非他卽明德新民也仁義道德皆明德之事也禮樂政刑皆新民之事也韓子斯文乃與人溯原暢委以旣其實也自漢以後至於唐初學者多驚廣而不究其本是以仁義道德之實往往失之然而仁義可指也道德難名也故曰道與德爲虛位惟其爲虛

位故道非原不明也其曰博愛謂仁專以仁之用言之而未徹上下表裏言之者由漢晉以來學者師承之一而功用之弗覈也故曰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是以述聖經之文不及於格致蓋全篇之實際無非格致耳自仁義道德之旨禮樂刑政之義至於宮室衣服粟米麻絲可謂盡格致之用矣格致者體於身驗於事而已矣知此則韓子斯文於格致之功思過半矣且卽以爲文之法虛實相乘亦不得復引格致以占正位也而豈得以是爲斯文疑哉乾隆五十二年歲在丁未

春三月二十七日

書施繁安先生行實後

辛從益

益少時聞父老往往言黎源溫元貴之叛賴官兵勦捕
奔竄鄰境被獲邑人得以安堵而未詳領兵官爲何人
今閱此傳乃知係先生奮勇追擊之力其有功於吾邑
大矣顧考郡誌萬載武職未列先生名惟見於袁臨協
鎮下二哨把總中意其時因勦溫元貴特調先生來防
守賊平卽還郡非專駐萬載故從畧歟要其爲桑梓扞
衛則一也士之志節當觀其大方先生家貧母寡弟幼
躬勤勞以資事畜稍贏餘卽爲兩弟擇配俾一意遂功
名而不先于己所置產悉公諸弟不肯稍自私其天性
友愛有近世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卽古所稱薛包許武
何以加茲然則卽不以擊賊軍功顯亦可稱士中豪傑
矣其垂裕後人也宜哉至於內助李孺人暨其篋室皆
稱賢淑亦足徵刑于之化云

蓋少時聞父老往在官署... 亦廣地境被發色人... 今聞此傳乃知... 大... 雖下... 擬贊... 矣其垂... 所以... 交... 下... 世... 士... 大... 夫... 無... 不... 指... 又... 春... 明... 古... 越... 蘇... 有... 信... 危

考

皇清

歲差考

楊文盛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歷冬至躔在斗一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度宋統元歷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歷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能一合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却小有不齊歷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

相符合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歷之後洛下閎謂八十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歷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爲歷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密

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二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歷家皆宗其法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近三百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歷元以正歲差嗟夫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况法亦自有可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基餘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基

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
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其朔有不盡之
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
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
必視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爲臆臆故定朔每疑于一晝
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
刻分秒最爲精密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
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虛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
久則皆差矣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
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
求合於天此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于今豈可固執也
哉

仰山瑞禾考

易儒傑

宋徽宗大觀四年仰山集雲峯下太平興國禪院中產
瑞禾一本兩莖七穗高踰九尺秋九月右丞相張公商
英上瑞禾表帝賜詔褒美張公復繪瑞禾圖作大雅十
三章以進省志據豫章書載其事而不云產於袁州何
地于政和元年又載仰山太平禪寺中產嘉穀袁州舊
志竟謂事在政和間新志疑之而未有定論蓋嘗考之
徽宗以庚辰正月登極詔改明年爲建中靖國壬午改

宜春縣志卷之三
崇寧丁亥又改大觀大觀四年是爲庚寅故張公大雅
詩第二章云歲在庚辰利見大人十有二祀而紀庚寅
則仰山瑞禾固產於大觀四年矣府志以爲政和間者
不考之過也又庚辰至庚寅祇十一年而云十二祀疑
二字當作一字蓋傳寫之訛耳

志

宋

連山子自志

彭愈

上世封徐之彭城與午之亂昆仍以其族行南抵秀江愛
其山水居焉至唐有構雲者隱居累詔不赴唐以高士封
之其後子孫或仕或隱連山子少隱集雲峰出應舉預薦
至蘭省觸聞罷又六年遊太學較試同文以第四名薦次
年春復觸聞罷又三年試貢院以一等薦次年春試禮部
以本經第八奏名天子御集英殿策試之第名四十二釋
褐爲北京右理帥臣監司薦者十七人任滿遷澧州澧陽

縣令雪活冤獄九人提刑張莊上聞未幾提學司選領桃源學事及瓜漕司薦於朝使掌辰沅靖三州邊運金穀特恩就任改官推行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就緒提刑張爲上聞姦人鄧希文訕時事檢捕而按治廉訪司上聞湖北邊運費省而事濟運副巴宜等上聞在任凡薦者十六人舉所知者一人以治狀奏者三人御筆手詔求循吏因狀薦者五人連山子任滿請倅積石軍積石吐蕃之窮處也走鴻門度新安過二嶠登函谷陟隴西遊狹道然後至所謂積石者觀百戰之故地山川雄偉連山子忻然旣罷歸監京東箔塲越兩月朝廷檢舉湖北諸司准御筆手詔薦循吏召赴都堂審察堂除監元豐庫歲餘丁家艱服闋棲遲衡門幾年始赴朝參堂除通判隰州已辭未行改潭州連山子無他能唯好著書有君子傳三卷字說拾遺二卷循吏龜鑑議十二卷治縣法十卷子產考異一卷三柏年表一卷雜說三卷文集二百卷貫道編五卷園府議十二卷夏臺議十卷時議三卷燭理集六卷妙觀筆記五卷妙觀論三卷奪化歸真內景論二卷連山子閒居與客言雖云云乃默默也俛仰浮沉放意林壑與赤松初平之徒游政世不知其所終謹爲之志而系之詞詞曰睇雲兮炙鴻進乎技兮屠龍撫長劒兮斷水知不可兮智窮密移兮舟

宜看鼎元
卷三
壑寄浮休兮飛蓬空四鉢兮寂照葆三田兮冲融泝回兮
金液採真丹兮環中挽友朋兮楊許嚴師資兮喬松擲塵
寰兮如帑遊冲虛兮馭風胡悲歎兮楚些與南澗兮莫知
所終

策問

皇清

袁衛策問

王光烈

問宜民有大累二其一在民斗作官斗累在賦重荷蒙
順治十三年

皇恩親咨觀臣清汰浮糧廣畝蠲賦其一棚戶逼處宜地蔓

延猖獗賴

皇威赫濯大兵蕩掃驅逐無遺此二大累宜民幸邀

仁恩者也其在今爲大累者惟袁衛旗丁苦額船不足無
術補救耳先是衛丁繁盛時約有六千餘戶袁衛額船

共一百艘正德年間因宸濠之變南昌衛又扞撥二十艘與袁衛嗣是年代既遠衛丁日就消亾向之六千餘戶僅存一百餘丁又皆提襟露肘陪貶空乏身家不能存濟者而南昌扞撥之船幾經繪陳僅得撤回十艘袁衛額船因而共存一百一十今以僅存之一百餘丁責之滿造一百一十額船不惟敲骨吸髓無濟於漕將恐後來無骨髓之可任敲扑也夫時窮則變變則思通爲今袁衛計其通變之術將安在歟計減造則

功令難違司漕政者各有厥責減運則額米有數任梯航者不能推移計扞撥別衛則隣國爲壑其誰甘受卽令再撤回十艘與南昌衛亦終莫解袁衛之倒懸也爾多士將以經術經世當此束手無策之日有可爲衛丁請命或減額造或減額米可少救目前之急者歟抑或有長計遠算上可爲

朝廷惜經國之費下可爲衛丁紓逃疲之苦不致今日告班軍明日告協濟仍使船不必及額

國不致缺米兩利而兼得歟其各抒所學詳著於篇

因不廷好木兩味而兼採燠其各特也學有善效益

衣軍服日吉討齊外勢賦不亦又贈

博長辭學國文實千何為潘下條數與之皆不與今日告

疑情發莫士百然

命更請賜安河漢贈米而少缺目前安急皆與近有

功士傑以啓潘強城當此束手無策文日言何能潘下情

再熾回十縣與南昌商大絲其誠遠善文隨繼出爾

贊

宋

化成巖贊

曹叔遠

地靈蟠英茲闡其藏聳拔崢嶸人文載揚勉汝袁士永奠

厥祥

明

高士袁京贊

方孝孺

繫袁之山富春並峻繫袁之水巖灘比清巖袁二公東漢

齊名袁山之麓霞霧交橫別有天地寵辱弗驚何年建置

州曰袁城通袁之人羣仰先生總袁之族萬派分明嗚呼

宜春縣志 卷三
子陵獨鶴飛鳴不有先生幽谷誰賡

普菴禪師贊

僧妙印

悟華嚴奧旨徹牧菴峻機爲苦海慈航作昏衢惠燭有感
必通而虛空答響無求不應而洪鐘在虛蓋憫世迷流乘
悲願力故有爲末世光明幢者也

皇清

江督袁袁山贊

熊爲霖

文丞相慷慨赴死謝疊山從容就義惟先生兼之故星
電炳其英靈而河岳亘其氣勢緬道範之如生信金昭
而玉粹何古今人不相及歟宜千年俎豆於同堂共證

心源之合契

大理卿袁筠齋贊

蔣士銓

袁山峩峩篤生端人洪河其度喬嶽其身鳳池雞樹通
籍金門簪毫政府密勿與聞乃陟蘭臺白柬秋霜和而
不流直大以方洊歷黃門豸冠繡服出入承明鳳儀整
肅卿寺廻翔廷尉是司天下之平爲張釋之朝士儀型
鄉人矜式不倚不偏毋忝厥職七十歸真返於箕尾名
載丹書芳流國史衣冠具瞻籩豆永延簪笏傳家奕奕
綿綿

銘

唐

房公德銘

李華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
不行寇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烝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
理兵北朔登賢爲輔遜子以續公齋冊書亦捧瑞玉聖人
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
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
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爲尙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
遂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授挫抑邦人悽悽帝懷

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聞中國瘁人哀
喬嶽隕躡輔星昏霾天子涕洟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
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
以慰南國

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
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
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
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
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

爲縣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
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
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元宗有勞於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
進退所居而事理辦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
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
王涯嘉公之道猶存乎人袁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
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
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
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

宜春縣志 卷三
曾爲縣懷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
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
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遵公之道刺於我邦承
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
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遠願書於銘之陰用永
表於邦人之良政

宋

鞠城銘 并序

李冲元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上失
其道民散以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

道既隱純樸已散雖堯舜之世猶曰罪疑惟輕又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聽訟之際聖人所

以敬慎而哀矜者豈以民念非僻之習冒金木之

訊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以還教民無黨庠術序

之法養民無井畝夫家之田饑寒困苦逼於垂死

之地而又於先王忠信孝弟未嘗聞之一旦陷於

有罪而刑之無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以挾書永

歎思致至於三代之隆者其說有在是也冲元不

敏承乏法曹掾愧無臯陶種德之實而憂不能致

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修治囹圄既成迺爲鞠城

等銘凡十一篇置於座右以自勵云

畫地不入刻木不對敢或爲此底民於罪使死灰而復燃
匪予心之所畏也回也盜飯參乎殺人睢穀驚而養虎未
知焉得仁

門銘

仁汝宅也汝奚不居禮汝門也汝安可踰既出彼則入此
固將食汝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將曰繫誰之辜予忍
爲董子百仞之深淵亦不斬于公駟馬之高車

枷銘

爾負雖重負爾之負予也亦重爾負若去則亦釋予之負

杖銘

能自杖也而後可以杖人無倚撈掠而曰吾能得其真弱
者茹恨以自屈強者捍楚而獲信咎孰于歸歸乎予身

梏銘

與其梏罪人之手也毋若梏吏之手宵人之滋君子之醜

樞銘

爾之所蹈曾弗謀于道匪曰棄汝不言教告古之人一舉
足不敢忘其親盍視爾履烏有表端而影跛

繼銘

聽訟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嗚呼莫紐于好

宜春縣志 卷三
出而惡人莫弛于吏縱而弗戢莫酷于繫一而連十苟遮
理而禁雖糾固而何及

紐銘

福生有基絕惡者于其微兩兵鬪于桑女殺人起于揚灰
初則弗戒而悼絕者之不屬猶不稼而憫饑

衣銘

嗚呼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予不能與物爲春徒俾
爾不寒而溫

孟銘

曩也挈德而飽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爲黍則勤而德則

弗新予一食而九覆俎思平反以穀汝

陰德堂銘

兔狡起於獵狡民詐由乎吏詐雖得情而不寃顧何功之
可謝唯全德之君子功被物而不有以予眇眇之身跂古
人而敢後與其爲濡轍之魚寧相忘于江湖

難禪閣銘

黃庭堅

龍眠道人李元中爲宜春法曹掾盡心于犴獄忠
信慈惠于百度訟者伏辜而卽罪如罪在已治罪
之器人服而病焉如傷在已卹其寒饑痲癢加以
保惠教誨使宥者渙然而悔杖者自今而悔流者

宜春縣志 卷三
在塗而悔死者方來而悔孔子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而書言不盡其行事未知其能若是乎獄事旣飭于是築閣以退聽已無憾而後安禪而乞名于其友山谷道人山谷曰菩薩以習勝妙禪定于諸三昧心得自在哀憫衆生欲令成熟捨第一禪樂而生欲界是名菩薩難禪可名曰難禪閣龍眠曰若是則吾豈能不勉焉請爲我銘之山谷曰勸已以不倦勸同事以不倦勸萬物以不倦故曰難爾夫禪又何難銘曰

且念現前常樂我禪于法不難生死險地于物無畏于法不易能易能難則無難易俎豆鳩毒使令虎兕蛻乎其無功淡乎其無味至道之極不出于聖人萬物之俎不歸于天後百世而見堯舜忘義忘年不動不禪坐無生禪

孚惠泉銘

張 沆

二王初來自徐姓蕭氏神龍歟能變化人其軀飛潛適升降如高雲天下谿湖暘而霖在斯須八百祀仰爲居別一祠春臺跼泓然水殿西隅深莫測廣尋餘無定色白或朱滯不溢旱不枯靈潤滋衆所需酌而飲死者蘇病者差癯者腴疾者安繫慘舒王之靈其惠孚有張沆江左儒客袁幕幸居諸銘茲泉詞非虛

皇清

六柳書室銘

辛炳喬

何所有賸六柳六柳後誰弗朽忠毅出并山斗子能孝
者世守數百禩瓣香以堂歸然新戶牖其人在左或右
後來秀盍上友淡榮利耻污垢蛟龍躍後猊吼俾來者
知某室則邇人遠否香雪飛宜詩酒

青詞

宋

祈雨青詞

劉克莊

窮則呼天既祈詞之徧舉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玆
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無狀致早有端戰戰兢兢其
一身之卽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漚而復乾或
閣雲而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可見於吏民輒爲四
邑之生靈上訴九闈之主宰伏願曲垂帝鑒深憫輿情川
澤氣升速覩翻瓠之快田疇水足少沐抱甕之勞

宜春縣志卷之三
 題名
 雪谷潭題名
 辛棄疾
 濟南辛棄疾幼安并門張子里仲處大梁喻成之玉汝將窮溪源至是而返紹熙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題

題名

宋

雪谷潭題名

辛棄疾

濟南辛棄疾幼安并門張子里仲處大梁喻成之玉汝將窮溪源至是而返紹熙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題

皇清

化成巖題石

報安亭題額

隆泰

李衛公言北都童子寺有竹一窠纔數尺令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此地多竹余欲推公之愛以及於四境

宜春縣志 卷三
故取以名亭

亦當醒酒

德成

平泉醒酒石衛公奇愛之每醉輒醺醺盤踞其上人情見似目瞿何必向監軍而問諸

訪石

德成

化成巖多異石舊以石名亭者二曰漱石曰語石今遍訪之不得寺門之隈有石壁丈許奉巖命篆李衛公讀書處六字於其上前有小石羅列蘊藉天然既題之曰亦當醒酒再題曰訪石用補舊蹟之缺余遂以訪石爲別號

飛來石

傅臣高

醉耶醒耶真耶幻耶抑虛無而縹緲耶不然平泉之石何有於此則謂之飛來也可

命育使此限歸之張來出可
賴相顯耶其相以相時靈無而縣保不熱平泉之
兵來可

募疏

皇清

重修湖岡臺明教禪寺募疏

陳之龍

今之譚山川者走筆烟雲潑墨風雷某峯聳拔某峯秀
麗而因以選勝安禪創建梵刹致詞拓蓋此山人墨客
之意而假之佛弟子之名何以序爲其次幻爲靈異神
聖生死禍福之所攸繫迷惑小民聚米積錢災及土木
此術士興妖之言而託之西方聖人之教又何以序爲
若本邑之南古刹湖岡山明教禪寺發言重興於二者
之弊無有焉化僧其慧禪師年少行腳端靜閑雅法門

大器初見甚許之及探其淵源乃博山一派其師寰中
和尚閉關有年不知其弟觀其師此之謂也然則湖岡
山之靈足以留師之錫乎抑亦師之性足以生山之靈
乎此時不下手參證善加護持而又何待哉又何待哉
况乎聖人之像莊嚴佛土令其風雨浸漬非佛弟子之
所安而吾輩有畏聖人之心觸目之間斷亦不能怱然
處此此其公之請詞欲托益於宰官長者居士之前非
多事也豈有所勉強以拂人之性不過有因而自有緣
耳是在其師勉之哉

重修湖岡臺大殿疏

廖國瓚

郡南距城十五里有湖岡山志載五臺之一也其先晉
鄧表故宅及唐更爲三僧精舍歷宋而明建置梵宇高
傑整麗切雲耀日其時緇侶之殷蕃宗風之響振殆於
臨濟博山大光焉顏曰明教禪寺所由來非一日也
緣值鼎革之際戎馬繽紛僧衆多散以致殿堂頽廢視
昔之棟宇榱題金鋪丹堊者俱化爲烟雲蕩爲冷風不
惟佛祖之靈爽所不安卽鄉之士夫遊客亦莫不目擊
而心傷矣戊子間其慧和尚卓錫於此毅然修創遂成
巨觀迄今四十餘年矣茲山之興復不可謂非其力也
顧正殿材非杞楠爲質不堅蠹滋蠲焉不葺則棟且折

師欲起而更新之此其志願不亦宏大雖然千金之裘
豈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木之支出一人之積以爲
助則難爲力聚衆人之材以爲資則易爲功惟在黽勉
從事持蓋沿門徧問諸位宰官長者檀越善信而告之
大開施濟之門廣發菩提之念共勸善舉以觀厥成余
因謂此山爲宜陽勝地非他寺者比而老僧有寒山拾
得雲門雪竇風味知其將來必大振於前人不同尋常
無關佛法廢興者故不敢以不文辭漫書之冊端以爲
樂施者勸

引

明

刻熙朝人瑞集引

袁繼咸

竊聞記曰鳥以鳳凰爲瑞獸以麒麟爲瑞人以百歲爲瑞
吾叔祖母黃氏太恭人實躬承之一時歡傳膾炙人口豈
不謂人中麟鳳哉則謂之人瑞固宜吾祖萬園公年九十
三曾祖文公年九十四後先壽祺里中榮慶暨叔祖贈公
東泉大夫享年七十三已逾古稀競傳盛美乃憲伯景翁
猶怏怏每一念至泣然流涕且值大恭人歲高遂中年陳
乞矢志終養今百齡已滿建坊旌表視吾祖壽殊遠過之

憲伯又未嘗不欣然快也昔潘騎省板輿扶持與大夫人
流覽皇畿周歷家園每花晨月夕尤極酣暢至今耀史冊
而播千秋吾憲伯解組承顏三公不易杜門躬養請謁無
聞日與岳伯觀翁依依膝下卧榻之前一夕不離今且垂
十餘年致令天地感召神人協和享齡百歲豈偶然哉則
散騎氏所不能及也猗歟盛哉白駒過隙富貴浮雲溫大
真靈心玉質藻鑒人倫品非不妙也平敦平峻興復典午
功非不高也而以絕裾一事遺恨千載試與吾憲伯相提
而論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况觀伯皓首庭前兩兩相依尤
人間未有之奇哉不肖咸分屬猶子誼列小阮謹彙諸名
公大筆附之梓人俟觀風者採焉

募修秀江橋引

袁一鳳

大江東去幾千秋浪淘盡風流人物古郡南來約十里誌
載有通聖橋梁星移物換六朝遺地壩陵存馬驟車馳一
道垂虹河漢近誰料馮夷失馭頓令德水易常使山谿泛
濫橫冲致橋堞崩騫不保泉流百尺空嘆汪洋行李一肩
難辭漸濡春江瀾漫青山古道忽迷途夏雨驟盈白日終
流難駐足到秋來芑履穿霜舉目烟波魂欲斷逢冬至裸
衣入水露脛雪浪骨如剗夕陽芳草誰惜畏途暮雨啼鶻
幾成苦海雖蜀中題柱之客駟馬何處堪旋縱圯上取履

之英韜畧從誰指授昔匍匐入井穀赫過堂且動怵惕惻
隱之心今嗟怨載途呻吟滿耳豈無哀矜拯救之術况袁
郡秀橋通衢要道前經創建紀載昭然今雖傾圮續修宜
急是用伐石庀材鳩工集衆鼎新重建以便往來第衆緣
可就獨力難支釀蜜非一樹之花成裘豈一狐之腋所賴
士農工商各發慈仁南北東西羣倡公義想前因後果今
生受用總良緣矧明去暗來這段修持皆福地但得衆生
坦道何愛阿堵遺床減綺筵歌舞之費則人免向隅捐繡
閣珠玉之貲則旅無病涉彼浮屠佛像幻境也禮空懺幽
士夫尙圖身後計此道路橋梁顯績矣往過來續賢豪豈

吝橐中資願施錢穀之餘共助橋梁之費石虹駕水舉足
無虞天塹分流投鞭可斷二十四橋憑夜月神女吹簫思
尺數里望行人春臺躍馬沉犀十二爭誇砥柱之功渡蟻
萬餘蚤應掄魁之兆勛名碣石德契穹蒼行看儒生化龍
禹穴商賈跨鶴揚州萬井豐盈千村樂利矣是爲引

皇清

募修報恩寺引

江爲龍

豫章山水甲天下洞天福地最夥二氏多居之道如張
許王吳耀照千古釋則自遠公說法匡廬以來宗風大
振而紹衣五宗首推滂仰仰固袁屬也以故袁之招提

宜春縣志 卷三
蘭若稱特盛而報恩寺尤著焉寺在郡城內居邑治東
偏肇基於唐天授間爲重興寺宋初號朝明崇寧中改
爲崇寧萬壽寺至政和則賜額天寧後又改爲神霄宮
紹興年間賜今額燬於元復修於明歷代之得三昧者
多講法於此爲緇流一大道場後疊經兵燹僧寮丈室
蕩然無餘卽殿宇之僅存者亦皆傾欹零落頽垣敗壁
非復舊觀矣歲在壬子司空天柱禪師將振錫曹溪取
道於袁前李郡伯暨趙總戎陸邑宰悉師道行留寺開
講堂一時之比邱雲集迨戊午前總鎮梁公郡憲于公邑
侯王公謀復修之捐得千餘金屬師任其事越歲餘大

殿方成梁于二公皆先後驚遷去嗣有馬君者卽今通
政之公子也過袁陽假館茲寺更爲倡募飯僧田四十
餘畝雖伊蒲不匱而厥功終未竟無何師亦遂西歸師
爲皖江丁氏子丁固簪纓世族以具慧根故遂參最上
乘今傳衣鉢者爲惺崖上人上人亦出自丁實爲師之
從子芝根醴源宜其演三車現龍象也上人承先志發
大願力誓將鳩工庀材恢宏舊制復整祖庭供食談經
一續滄海遺緒因持簿而請序于余余曰大矣哉上人
之志乎功鉅費繁籌之正不易也上人曰不然寺爲袁
之古刹隸於郡城固一郡事也然爲滄海仰宗裔則又非

徒一郡之事僧將告之四方善信莫不生歡喜心共證
圓果則茲舉也豈猶有慳囊之難破者乎是爲引

募重修狀元洲文標閣小引

黃河清

秀江自西來逕郡城北東下里許有洲焉爲一郡鎖鑰
以唐盧子發曾讀書於此至今稱狀元洲舊有文標閣
以奉子發今其主寄於僧寮蓋閣之不復久矣夫子發
本孤寒士自幼以文行受知於盧邑侯萼其後李大尉
知之王主衡知之盧裴諸節度亦無不知之當日中朝
朋黨如水火然士不幸生其間若杜牧之李義山之徒
或至於黨怨或陷於輕薄子發出入贊皇之門獨能矚

然不滓誠如其自進表所云知臣有立全無親黨者大
非同時才士所能幾則其宜在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列
豈獨以其掄魁哉今閣旣傾圮而舊甃石岸亦被水齧
主僧一輪有志於興修而恐其力之不勝也將求助於
郡邑之好善者文標集萬載辛上舍重爲表章而是閣
及洲址又得復其舊觀固非特爲子發幸也諸君子尙
其相成之爰爲弁其簡端

募修定光寺小引

黃河清

出萍實門西南四十里而遙爲溫湯里以地有溫泉而
名也有寺曰定光俗謂之溫湯院寺外溫泉有三一在

左垣下甃以石分上下池上爲小方池方廣不盈五尺熱甚里人謂投卵可熟下池廣相若而長熱稍減矣其一出江心巨石中尤奇寒波四面獨其中如沸湯此皆予所目驗者也坎德坤靈鍾毓特異宜乎宋夏成恭皇后實產是鄉郡志又謂一在西岸下則予所未及寺之興無碑記可考要以此泉之勝建梵宇以憇遊人其來久矣然頗敝陋不稱且將頽焉適予以事宿於寺里人士揭亢宗謝大章等謁予謂將新之而并置里塾顧費有不贍欲得予文以諭諸同志予謂此泉有蠲疾滌垢之功而地處偏僻不得名於時徒茲寺日就頽廢後雖

有聞而欲觀者亦以憇息無所憚於一來而名蹟愈湮矣今二三子存舊之餘并構新塾使其子弟藏修息遊於此風俗天機出門卽遇一舉而二善得焉以視夫崇佛教求福田者相去霄壤故不辭而書數言於首

賜首勤君子之爲謙修慶未遑懷斷不敏某竊英才秀異深識疏通劇廢煩解數十牛而刀無缺折幾好滿伏願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虎節於靈山接魚書於瀛浦泊雙閣上遺愛在人日邊丙夜之變汲子德意江左官春之

今號名濟暫領一麾卽歸雙閣其間風惟舊按嘉禾田

左垣下甃以石分上下池上為小方池下為大池
 熱甚里人謂投卵可熟下池廣相若而長熱稍減其
 一出江心巨石中尤奇寒波四面獨其中如沸湯此皆
 予所目驗者也坎德坤靈鐘毓特異宜乎宋夏成泰皇
 后寶產是鄉郡志又謂一在西岸下則予所未及寺之
 興無碑記可考要以此泉之勝建梵宇以懣遊人其
 勸遊取圃田昏昧去香爇姑不緝而書爨言效首
 欲此風俗天鏹出門鳴鼓一舉而二善歸焉以厥夫崇
 矣今二三千石書文籍特懣懣壘封其千銀蕩息幾
 育聞而裕贖皆亦以懣息無他對效一來而合觀念聖

啟

宋

回袁州曹守啟

王 炎

榮膺芝檢分守竹符五馬鼎來聞說賢侯之撫字雙魚拜
 賜首勤君子之搗謙修慶未遑懷慚不敏某官英才秀異
 深識疏通劇撥煩解數十牛而刃無缺折發奸摘伏照
 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虎節於靈山援魚書於湓浦治聲
 聞上遺愛在人日邊丙夜之憂欲孚德意江左宜春之奧
 今號名藩暫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惟舊披霧末由仰
 柝相聞幸依仁之孔邇郁雲有爛感陳誼之甚高喜愧俱

皇清

纂修縣志徵事實詩文啟

王光烈

側聞四方之志外史攸司列國之風輶軒是採故郡有
紀邑有乘皆等史書而古可考今可稽式資文獻况宜
春巖邑實江右奧區秀水澄波玉帶潑河北顧仰山聳
翠蒼松佳氣南來誦雲臺舊編猶見都官逸韻讀海潮
遺賦每思學士宏才地產名賢代留芳躅官遺惠政世
茂甘棠所恨紀載之書闕焉未備致令信從之實邈矣
無徵每念典型輒思纂輯用商紳士共勒成書發金匱

石室之藏網羅畢備傲馬遷班固之意蒐討靡遺延訪
維勤編紀尤慎第山川風土古今不無異同典制廢興
時勢互爲沿革忠孝節義慮有沉淪道德文章或多湮
沒慚非繡史不能遍訪名流廣布徵言敢望忻傳彙集
至若人以文永地以人靈五色爛翻綴江花於筆底千
人辟易賦謝草於堦前公卿固皆廊廟鴻篇蓬華亦有
山林雅韻仙才詩史等諸李杜光芒碩論宏文爭羨燕
許手筆若詞賦若記序博收荆璞隋珠爲先哲爲時賢
所盡南金東箭敬陳駢語哀輯瑤章伏冀廣致舊聞共
勩盛業核事蹟之實勿獵虛聲傾錦繡之囊毋韜光采

今日施諸梨棗卽爲當代新篇異時寶以琳瑯遂作他
年傳錄

重修縣志徵事實詩文啟

程國觀

竊以奉文輯志恭際

盛

時發潛闡幽欣當今日本縣自上年蒞任備覽輿圖攷邑

志乃纂之康熙戊子之年徵郡乘亦修於乾隆庚辰之
歲以繼起之文獻本日積而日多卽申定之規條宜日
增而日備閱時既久散佚難收已興續纂之思適有通
志之采茲於五月初十日奉 府憲轉奉 藩憲詳據
閩省紳士請修通志等情今 撫憲誕敷新政宣布

聖恩好古論文傾心說士諭以修志必先博雅訪遺勿問窮

鄉貴迅速以應限期必詳備以歸明確自應實力搜求
以資採擇然必端人翊贊乃得信從本縣會歷坊隅遍
接耆士知不乏雕龍之彥要當有辨贗之才有著錄或
集於平時纂述或傳之先世山川風土好邱壑未必遂
致沉淪道德文章賢子孫詎肯任聽湮沒至人品關乎
忠孝節義文學係乎名教綱常卷帙雖蕪蒐討宜力燕
許自貽手筆班馬無妨異同蓋竹帛必副名山雖功名
不先德業唐方干尙榮於冥榜宋王韶亦顯以陽秩若
夫昔賢攬勝之篇志士攷古之作無論碑銘家傳不拘

詩賦雜言或待表之者英或未行之著述零星碎錦片羽吉光一甌史之詳識必收一器物之譜記必載分鄉編紀彙爲鈔呈限日取齊便與申送竊聞大業之十郡風俗聚於十有八人升菴之全蜀藝文成之廿有八日宜春本人文淵藪琳瑯詎止都官邑乘爲史書籒籀梨棗敢先藝苑各爲蒐舉用副誠求

碑

唐

闕城君廟碑

盧 肇

吁天地之至隕陰陽之元精升降變化因時而發者惟聖人焉惟神物焉聖人理乎陽神物理乎陰故能靈浹乎寰區功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于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知天之爲者必探乎坤輿之涯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姓不親虎豹虺蝮搏齧騰觸骨月冰泮害毒草靡于斯世也天地既否雲雷將屯則有軒毓乎繞樞商生乎元乙姜嫄履歆而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

天迭降于代是三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既生品物既盛德刑政事克傳克修其或山冢萃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隱乎奢貪敗生災風雨不若于斯昔也艸木失滋胎卵殞殞則有至精下降乃生神物既圻既埒光明蠅螾則溼姥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乏主英精怪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漲海之涯托乎嫠姥之室圓苞不陣霞錦相光鱗鬣未生風雨如晦姥既耽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皆至龍遂育焉厥後姥以母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或游于泉或躍于澣姥每朝膳必薦鮮鱗他季姥斲鱗于溪龍游于刃下而尾觸鉅鋒姥駭

視之則墮數尺矣因泳去于是盤天乘風出幽入冥惚恍變化潛乎乾戰乎坤不知其往矣姥恨其誤傷竟不復至而姥亦逾乎鮑鯢克慎厥化姥無姻戚閭城人葬之水涯惟龍乃寓形于人衰杖如瘳洩苦涕塊哀呼浹日謂人曰藏我母卑矣他日潮水齧之非葬之所也其將假爾馬牛爲役以遷于塏爽一夕風雷大至明日視之則姥之封若覆夏屋矣在于山巔里之中牛馬皆殆不飲齧齊衰者亦失所在閭城人立姥及龍之象以禮祠之旣而龍降于祠堂形類甍徙日而不見其趾尾端之枿突而圓焉其大小長短視無常質人或誠禮之則飲卮酒循衣繞軀翫狎如

喜其能司人禍福若有權衡度量焉自秦至於聖唐千六百餘歲其靈不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知何代相踵而來也今皆在闕城元和中故宜春縣令盧君嘗遊宦南越乞靈于龍契乎其旨嘗夢龍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季歲在壬子據文標集作壬午若以通鑑紀季考之太和五年實辛亥太和六年實壬子也府君來宜春遂立祠于邑東昌山津右府君諱萼舉孝廉三遷為宜春令始至遇邑大饑令豪族以陳積周賑貧民故得不佻不病不橫不流民從其化矣夫神物蒞乎陰府君之美政惟龍之輔乎予于府君為宗姪予為兒而府君多之曰乃異日其

聞乎故悉始終龍姥之事及載府君置祠之旨焉姥溫姓闕城人也闕城為秦南越邑民謂之曰龍母龍母古矣其言甚質吾思以文之追書姥為闕城君焉刻銘于祠之闌西云天地何寶聖人之道天有五精惟聖迭生聖道未弭百靈奉祉惟周之湮稔毒于秦龍迷所奉棲于越人伊姥何慈惟龍克孝如持天綱示越人教涕洟封樹有禮有容豈惟神物是謂孝龍孝龍之靈宜崇宜薦巖巖此祠君子攸建有雲在山有水在川龍德永永為民有季惟蘭斯叢惟芷斯茂龍德郁郁作為民祐鳴鳩之飛在于灌木彼哺者烏亦謹其族龍有孝思俾民敦睦瓜綿惟瓞麥秀其岐

能錫民福子孫嗣之遂遂蹄乾汙汙檣龍靈可依且不爾愜惟龍之祠泣于此津千萬其祀福于袁人

宋

待補莊碑

羅克開

士大比應書志于得而已所取有寬窄故所得有難易士子銖較身之通塞則舍窄就寬心所同然比歲儒風益盛場屋舉子益蕃閩浙一郡人或二三萬大抵數百才得一士窄且難若此獨大學首善之地著令四人一分解一名其寬且易又若彼袁號士鄉名流墨客先後相攝前舉終場逾二千五百藉令額十有三人率再百乃取一今九人

而已其狹已甚自待補之制行士居遐方小州疊疊有執經槐市之望以趨寬且易之塗歷計袁之先達繇上庠收科第者不少近年中待補赴國學者甚嗇抑何甘心於窄且難而又絕意於寬且易諷之有二說曰其行無資也曰其往無朋也予紬繹其說二者不相待而實相關其言非以自文實則自揆也有資斯有朋矣迺斥公帑之贏鬻田置莊命曰待補收其租三歲一結分餉赴補之士凡用錢六千緡有奇田以把計五千四百有奇歲收租市斛六百有奇眠學田免輸稅給憑附契匣得開元子寺金仙廢屋數間并其餘地中庭左右分創四倉庭後龜頭供燕憩之

須餘地以備暴漲觀眺推澤一鄉之善貢士趙監稅猷進士李蒙亨趙重諉以司存凡收租發糶以時一聽其經畫官不預知市估有低昂積貯有登耗悉居其實糶畢具某年歛散米若干直各幾何報州學或租戶逋負過期申州學錢糧官遣人督治深惟此邦限以貢額之窄士氣沮折其待補前名較以盱江清江取放蓋在解送之域而諱勞憚費有如前之二說聞者深喟是莊初成人情積習頽弛必藉卿大夫勸率經理以趣其行惟茲事龍圖右史張公暨套局李判院實啟初議幸不隕墜後日縱更其初僉言所屬一試之後如就熟路孰不競勸凡赴補人給三十券

不許併支起程十千或慮人意難憑則發輒五千至臨汝五千亦在審度到三衢十千行都試罷十千人多券不足以券盡止人寡券有餘儲之以俟次補衢暨行都當有寓券之所人給二帖取之寓券非卿大夫或郡守貳移書齋往不可自本推之待補亦勸駕之小者得辭其責哉乃若攷覈分餉州選委一寮吏治之足矣莊旣訖工右史張公大書其扁揭諸門端觀者懔敬凡田之土名畝步租額佃戶列具下方敬鑱諸石用貽永久開禧三年二月初辭

興賢莊碑

張嗣古

吾袁山水清淑士多美質三歲大比應書數倍疇曩而預

貢者九人而已士每以額狹爲思往者寺正廬陵羅侯克開達夫守吾郡予適里處士友力以流寓一名未復爲屬予卽以語達夫達夫忻然領之乃爲之有請于朝四邑大夫與夫鄉賢之有力者皆樂助其經理之費而達夫且曰時方用兵事濟否未可知也此邦待補之士不爲不多徒以資糧屛屨之不給故往試者特少倘能有以振其行則得人之盛又豈止復流寓一名而已乎於是慨然出公帑之餘買民田以把計五千四百有奇歲收米市斛六百有奇積三歲所收分給待補之士擇士友之可委者李蒙亨趙重掌之而不參以官若吏所以防他時之廢壞也然所

給之外尙有餘羨士友又以新舉等人爲屬余乃再請於今守寺丞三衢鄭侯昉太初太初留意多士亟如所請嘉定庚午蓋始行之然則自今以始凡新舊舉人待補之士固無患乎行囊之羨澀也而士友又曰實旣更矣名可不更乎乃更以興賢名莊蓋總是二者而兼舉之羅侯之意至是始大雖然創之易大之難大之易保之難頃嘗奪之吏手移爲他用使掌之者掣其肘其後統以郡博士三山陳君昔君上下彌縫克盡其禮而掌者始安事乃亡儼若夫增益而維持之尤不能無望於後之郡博士焉是非羅侯與今侯之意也流寓之額間雖以兵故寢今更化旣定

宣春縣志 卷三
文治聿興顧吾郡有志之士相與奮發磨勵無忘乎前後
兩賢侯所以期望者復額之請庸詎知前日之睽不爲後
日之合乎士友以續記爲請予始終乎此議者也故不得
辭嘉定壬申正月望
元

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程文海

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極以稱德意
皇慶元年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成有司圖上
其事詔加封開山祖師小釋迦曰慧慈靈感昭應大通正
覺禪師二神曰顯德仁聖忠祐靈濟廣慶王曰福德聖仁

忠衛康濟順慶王命詞臣發揚休烈勒垂堅珉臣某謹按
唐宰相陸公希聲塔銘師名慧寂世韶州族葉氏文宗朝
從滌山大圓師悟曹溪心地直指之奧又從國師忠和尚
得元機鏡智之妙按宜春圖經會昌元年師來自郴遇二
白衣神指其地居之方是時國正侮蔑佛法學徒陵遲幾
不自立而師應七葉之運龍縱此山歷歲數百其道大暴
於天下斯亦奇矣神蕭姓伯大分次隆初宅水上游忽夜
半風雨遷廟於堵田漢晉以來或淖高原爲田或助官軍
弭盜禦災捍患神怪不可度已迄今水旱疾疫之禱輒響
應廟而祀者幾半天下非聰明正直能致然耶神得師而

化乃宏師得神而道益彰故合祠於師之室封秩必俱大德癸卯冬十有二月乙亥寺災明年長老希陵圖復厥宇冰涉暑步不懈輸幣薦貨者川至爲殿閣各四樓亭各二堂六祠一若方丈衆寮若門廡軒庭若庾庫庖湏以區計甘有八丹碧煥燦制度宏密廣員倍於舊而加美焉攢峰突嶂靈潭健瀑風景不改於昔而增勝焉十方來者莫不驚異讚嘆恂恂四顧而忘歸又建棲隱禪院於城南門爲出入祝釐之所噫勤矣陵何氏世以儒顯金華去爲釋嗣雪崑欽師之後爲臨濟十八葉孫外宏而內峻學禪而行律故施諸其徒則端嚴整齊而學成者衆示諸行事則感

動聽信而業樹者隆凡三錫命曰大圓佛鑑禪師於戲是道也藏用於體則靜無所爲推體而用則動無不應慧慈以之承六祖開名山而神以之輔有道惠四方佛鑑以之廓象教宏法緒其致顯累朝宣堯聖代北儕泰華南友衡廬歸乎大江之右微而著毀而完豈徒然哉辭曰惟大仰山周八百里據楚之藩昔有神人伯仲赫靈廟食其間在唐武宗粵小釋迦至自郴山歷澗絕谷神獻異境瓶鉢以安躡危躒難道喪不悖旣固旣完湜湜曹溪益濬而疏流爲大川畝滌漕決廣洽混冥會於一原道得其正地得其勝來學日繁後五百年室燬徒隳適啟聖元莫盛匪今莫

高匪禪或鑄而刊乾乾佛鑑統一儒釋有光厥先揚滄激
濟惡衣糲食以示學人學人若林直指其心有覺有聞表
正釋惑遐邇丕變順風駿奔崇構拓陞高爾博碩如祇陀
園青山爲城白雲爲屯翼翼言言由甲底壬克潰厥成孔
勤且勤職司上言天子嘉之景命攸敦於赫慧慈洎于大
神鼎峙高尊靈宮旣抗休號允爍尙迪恩綸天經地寧保
有無疆壽我聖君太史稽首播頌萬億永殿山門

明

新建文筆峰碑

王猷

人造天地天地造人泰山之麓水綿流瀠紆而入鳧繹諸

山輻輳蒼萃孔林巍峩高聳甲於天下闕里勃起萬古莫
敵以是知宇宙內高賢大良名公鉅卿擔道肩衡聲施赫
赫不可磨滅者其山川必錯繡令人徘徊眺仰知神物以
諦觀深山大澤長蛟巨龍實產其中高岡岑岵土厚壤沃
古栢蒼松勃鬱蔭濃與世並古物物皆然何論人哉袁枕
吳楚之交大江環其北仰山踞其南東西諸山拱揖以衛
睇諸勝槩豈在吉撫下哉迺水北走掉臂而去山盤旋歎
於文峯諸士子謂宜中樹秀筆宜春君楚材也景山降觀
實然其說捐俸貲以觀厥成突起中峯上參天下亘地以
萃諸翠巘水口有鎮堵環有柱而迺今屹然中勢如建槩

銳如挺矛而勝始全而迺今一柱在拱諸山得主懸綵震
離以把持鏡宇而氣始全夫土胸羅大錦符天苞地以偃
仰民物是在獨造奚斤斤風水家藉勝哉第有完氣始有
完宇有特勝始有特才嶽降甫申伊挺頤顛不特孔林然
矣顧今所惴惴則于人造天地言鸚行矢侃然屹然上持
國是下定羣羣象直圓外竅中內無城府外有屏垣炳勢
鏡宜象虛浩氣薄霄義膽徹元高出千古不羣隊伍象峻
人却我前人趨我守不愛世緇樹有迴標象銳不激不撓
競練各可奚吐奚茹以運太和象渾成處則淵潛羽翼聖
真出則龍躍匡扶泰運整整有條勢勢悉解涇渭不雜象

層級諸士子觀象以光茲巍塔其國家與茲塊土實式靈
之將袁與鄒魯並所造茲郡以風吳楚者豈眇哉側聞之
陣圖吐奇南陽有聲元愷爭鬪辛陽有聲吾願諸士子之
聲宜陽也厥材既構厥工既成宜春君與余陟巔四顧躊
躕爽然若得遂爲記明喬侯君先捐貲助役余與草堂鄭
君勸劬王君後至樂觀其成爲一時勝會云

新建文筆峯碑

王家賓

予令宜次年壬戌會新天子首選南宮士予宜稍遜他郡
豈帖括未遽狎盟中原抑山川靈秀作者甫洩待者後興
乎往聞之形家龍自南來水從東注層巒疊嶂非不環拱

而秀江一派瀉盧洲尾遂北眺則灣抱之脈微貴砥柱之力峻也因相與謀之袁觀察朱明府楊學博諸鄉紳及孝廉弟子員咸議建文筆聳鎮之興教百年所未備并頡頏十二郡以補坤輿之缺乃營度水口山麓築文筆峯九丈屹然中立俾潺潺散漫到此關鎖不惟風氣凝結郡邑嘉賴將毓爲人文連翩鵲起繼盧易而大魁天下實式憑之西江諸邑不推袁狎主齊盟乎哉是役也始於天啟二年孟夏落成於三年季冬諸鄉紳孝廉弟子員不約而同義捐所餘善者陳國鏡等實董其成區區予捐薄俸數十金不過隨郡大人公助後爲地方舉墜固有司事何功之有

焉始末當別有紀敢援筆纂歲月云爾系以詞曰崔嵬者峯倬彼震方挹茲辛流迴瀾於狂濟濟多士應時其昌於萬斯年邦家之光

邑侯徐君去思碑

楊以正

徐侯治宜三年去之日百姓遮道留一履儀門迫於茲且十祀更相率樹碑植亭東郭門外僉曰子知侯者盍藉一言識之余少也隘耻游談於公室每進謁長吏問動定促數致一辭退及幸獲識荆我侯遽信余平生不加讓辱慰勞婉洽重以風雲意氣相推引知我者實惟侯也矧今日之庶言疇敢異同縱不文奚辭侯忠信木訥人也舉進士

宜者縣志卷三
筮仕我宜陽宜陽地瘠俗薄織書任氣少有卻輒輕詆誣
訟獄滋起介吳楚蜀益間賓客借道郵賃傳餐歲且日增
故恒產僅僅克稅歛水旱凶荒十人之家不足保妻子良
有司傷之而力竟莫能援也侯守已嚴潔體實政不矜尙
文飾至則召里中父老詢疾苦狀列便宜數十指約與邑
平迺蘇里旅罷幕次慎均徭廣協濟廉僚屬革耗征清驛
傳省公署禁毒命匡風化節供餉議輕齎小者批給大者
申疏閔閔然徙薪息沸并食不止山谿細民出湯火得不
糜爛皆稽首頌侯賜焉行之朞月衆式以和繇是嘉惠學
宮興廢振稿建藏書閣新啟聖祠聞學基徑沒旁舍合通

庠議鬻還之築射圃繚以丈垣貲成公帑措辦暨丕績成
而民罔覺其當事不秋毫苟且類如此侯夙好學善屬文
以舉業名一時下車首試多士拔羣彥聚昌黎書院躬爲
之師廩餼筆札悉官所爲處分不令諸生持他念比郡校
肄習專經尙書久缺因遴選俊秀館塾師句讀之且暮督
責一如昌黎規畧刻日有造期乃休以故士爭淬礪疊焉
懼不敢以負侯初邑自己酉來連舉於鄉者咸悅服稱門
下士菁莪長育之風沿襲不變昔人謂教道結人心顧沾
沾刁筆吏所能較尋常哉夫令之視民最密也惜遷序數
易巧宦急於速化往往張虛聲奕然譽望隆起旋采厥實

不啻枵腹而衣錦也其於民何有台聞之令曰安靜之吏
悃悃無華噫嘻詔令獨漢近古美哉洋洋乎明徵遠矣夫
人性成悃悃然後能素位而愛民如子心在子民然後能
孚惠而民懷有仁不言而成蹊桃李之同嗜也取攜而曰
益墳箴之孔易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我邑
之於徐侯去而思思而不能替此豈解衣推食婦人之仁
可竊而取之耶余嘗覽何武傳史臣敘述歷官所至無赫
赫聲去後常令人思以余質之徐侯良然侯名棧號鳳竹
吳之常熟人以御史遷去越歲庚申某月某日吉亭落成
大邦伯季君德甫謂斯舉也義三少府公楊君自治周君

濮汪君若冰僉曰俞而雅志鼓舞終始厥役則新侯蜀進
士謝君東陽也謝君嗣有惠政尙友不倦故民獲請焉成
之日仰山人楊某據口碑爲之記

皇清

邑侯潘公去思碑

袁一菁

今上始和懸令之初詔求瑰琦卓犖之士恢宏

聖學黼黻太平以化成天下邑侯潘公應弓旌徵書至日

士大夫相慶而邦人咨嗟涕洟有言者曰吾邑日月告
凶積有年矣天降侯至惠而好我侯去如吾民何予應
之唯唯既不果留謀勒之石以永嘉賴予始泣然不能

已於言也按宜吳楚要衝豫章扼其東星沙枕其右江
流千里至此始得平地然而山高入雲水枯見底布菽
之外無他職貢雖昔四海削平民有悵悵可憐之色頗
稱難治今日則徼而荒衝而疲亂絲而不堪爲理矣侯
甫下車舉披荆戴釜之遠黎多爲全活胥之黠者斥之
士之貧者調之諸所僭濫而不可遏陵替而不可補救
者力正之不一閱月而規畫井井催科有別憫逃亾也
捐賑大行拯溝瘠也士風振作翼文明也苞苴屏熄刑
政不煩興廉讓也桑麻遍野鷄犬不驚被熙澤也天災
屢籲旱魃親禳敬民事也且

禁旅駐郡

天潢臨楚非時供億不耗公帑不奪農時非侯孰克當此而
無難者乎今未期月而卽磨

內名宜人之瞻戀傷心亦如羊叔子碑在峴山不能不見而
墮淚也昔歐文忠公知揚州數日間事十減五六兩月
間公府如僧廬曰吾寬不爲苛急簡不爲煩碎爾韓師
伯令下邳邳人立廟以祀及拜司空一日侍上忽醉問
之曰臣今降且邳人或奠酌爾二公之前媿不又與我
侯之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後先輝映哉李太白去思頌
曰公爲虞城令官宅田井水清而味苦公嘗之曰旣苦

而清符善志也遂汲不改變爲甘泉今我侯之自宜而特擢也由苦而甘行將以茹荼飲蘖者入告

當宁通觀傳霖郁雨澤遍蒼黔矣寧僅宜陽一邑之慶公諱藩大字价維江南天長人其在官也崇尚廉節人士相接恂恂遜讓每如書生及其捍災禦患臨事果斷雖千萬人志氣如泰山之不可摧撼爲文章洋洋數千言振筆立就有怡園新藝雍銓合稿十五松山房集行於世

邑侯陳公去思碑

徐日垣

記曷爲以思名志感也人情有所感於中則結而爲思思之不已則發而爲言南國之於甘棠東山之於袞衣

此物此志也若陳侯之涖宜陽實今之召杜也其爲治尙簡易不矜能不炫智合人情而宜土俗不一二年而大化告成爰是各上憲稱最交章薦之

聖天子洞燭萬里嘉乃丕績寵異之於一十三郡七十二州縣之上而榮擢之宜也非倖也擢之日宜邑父老子弟留之不能去之不忍於是車千輛馬千駟穀核滿筐祖餞之於東門之外公辭曰我何德烏能當此僉對曰不然自明府之下車也我邦之君子羣焉而文風入古誰實啟誘之我邦之子弟羣焉而敦孝悌力田疇誰實利導之其疇不食公之德公又辭曰若所云者皆長吏之

宜者果元 卷三
當然何勞我父老子弟飲餞爲也僉又曰公實千萬衆
之父母今且他適爲子弟者能不一致其情乎辭不獲
已殷然稱觴以爲公壽其君子知公不可留僉曰願吾
公秩益高祿益厚宰制天下總揆百務當必友臯夔而
侶周召其小人冀公之尙可少留也則曰願吾公信宿
於此哀此邦恤此民以膏澤乎我未幾旌旄導前車徒
簇後公去矣邑之人有跂然而望者有黯然而泣者有
嘆息咨嗟而欲絕者一時眷戀之情播之四國非甚盛
德何能感人之深如此乎公諱俊字宅三蜀東人辛酉
領鄉薦由學正而郡掾而縣令今特任蜀西之永寧州

計三年曆

寵命者三受蟒衣之

賜者二非甚盛德曷克當此而無愧乎吾知邑之士庶有以
深服乎斯人吾冀後之君子又將式倣乎斯人

重修報恩寺碑

于嗣昌

袁城東有報恩寺由來舊矣歲久傾頽不勝今昔之嘆
歲戊午予守此邦正吳逆據長沙

王師數萬駐劄袁陽當是時赤子瘡痍未登衽席遑問古
刹之零落乎幸不數月

王師奏凱吳孽宵遁哀鴻漸集斯時也民情稍安百廢當

興除招徠復業勸諭開墾外思修學宮建隍廟培植風
土其如寒員冷署力與心違何乃忽有余舊契善男子
袁守才自楚來其人經營爲業急公尚義以修建寺廟
爲心於報恩古刹力任重修其時天柱禪師駐錫於此
操行孤潔悟徹大乘以爲輿論所愜余政治之暇間與
之接卽以興復報恩爲請余嘆其立意不辭艱辛因勸
勉之查康熙甲寅土寇未亂以前總戎趙公大參施公
日以地方之憂爲憂百姓之命爲命凡見有關民瘼之
地零落殆盡心卽惻然於此寺欲庀材鳩工重新舊址
後竟有志未逮罔成善果者何也總由數年來羣逆蜂

起勞於王事故耳今以數百年已頽之基一旦煥然成
功于久遠余雖循同人竭力捐貲以勦盛舉終不若一
善士一高僧之懇勸篤切勇往直前不兩月而成爲可
嘉也爰命勒石以記之

湖岡塋明教寺碑

顧岱

粵攷虞夏之世凡血氣之倫無不秉懿德敦倫常未聞
有出世學道之舉而悉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商周之末
風俗靡而人事澆非挽而歸之勢必至於淪削而不可
止故老子言道德五千而元門開釋氏揚教典三藏而
禪宗立又我宣尼樹幟杏壇前後二十篇中發揮仁義

表章理學亦無非得二老之所同然也夫三聖之生蓋爲挽風俗正人心故不惜苦口現身說法作業海之津梁爾後雖教分爲三究竟理趨於一不會者則千差萬別會得者則一貫融通天上人間此土西天何一非了事者遊戲場中邪昔晉中葉有鄧表者泥塗寇冕遁跡巖阿鍊心修形立序仙班此湖岡臺所餘著也至盛唐雪峰存祖五百頭陀豐劉楊三際聖僧精修於此易仙境而爲佛地矣北宋復有明教嵩禪師卓錫焉宗風丕振山色重光於是湖岡之名益彰相沿千百餘載至明益聰禪師講毘尼於此地攝化迹以歸真宰堵波現在本山自後遞廢遞興變更無定香林成樵牧之場福基作棘栗之地寰中和尙於

國朝戊子間飛錫於此觀山巒之秀麗挹泉流之清冽憑弔先跡徘徊舊址遂誅茅結室以居之終日一食掩關默處十有餘年如同一日繇是道風丕振若郡宰若紳衿若農商以及四衆無不景慕元風登斯臺而瞻禮焉此時大衆雲集僉議改觀輸金納粟共勦盛舉不數年間棘栗蓬化作清涼勝境樵牧處復成精舍祇園瓔珞挂一椽優曇再現琉璃懸四壁清域莊嚴大闢維新之手重開導利之門而寰中老人恬淡自如猶以爲未會

末後句子爲憂閉關三載頓破疑情今觀其回首辭衆
一偈何等親切自在若非信得及會得末句烏有如是
之境界也哉然則一以學仙而仙品登令人知老子元
修之功不虛一以學佛而佛位證令人知釋氏禪宗之
旨不謬一貫融通方識三聖同一鼻孔不相刺謬也余
不佞於丙辰出牧袁陽因傷寇亂之餘偶作出世之想
詢及名山或以湖岡禪寺對詢及高僧或以其惠長老
對予喜而識之其時滿漢雲集政務煩劇心雖嚮道術
乏分身卽名山在望實不能作一日清閒主人未幾而
以慈制解任僅一接其翁於署中雖大機之用未獲承

領而慈風清格已出人一頭地閒談片刻足慰平生彼
久依丈席者又不知幾利益也越數年予復補任於杭
而其翁杖策來謁他鄉之遇較前倍親怡語竟日不覺
皓魄已西昇矣而師因道及勒石志迹之事屬文於予
予曰凡境之非勝者每因人而轉移若湖岡之境育佛
梯仙與天地同其悠久似可以不記凡人之非聖者每
因時而湮沒若鄧公三際諸公乘蓮御鶴與釋老同壽
人口似可以不記抑人與境之兩無聞者每隨桑海以
變遷若湖岡臺以山則靈以人則聖載在郡志與大仰
楊岐馳驅先後似可以不記雖然臺名湖岡臺已記矣

仙名鄧表仙已記矣釋名三際釋已記矣寰翁其翁中
興古刹丕振宗風僧俗四衆瞻禮恐後師已記矣今而
索記是卽記也若徒侈紙上之波瀾襲表揚之浮靡恐
非其翁分中事愚用不敢饒舌聊賦短章用記勝槩記
曰維茲湖岡肇自晉唐始爲仙域繼爲佛場佳山麗水
天地靈鍾古木奇石神聖遺踪境載郡乘法傳高僧寰
翁飛錫其師續燈爰廓蘭若不丕振宗風操行精嚴法界
圓通厥地永靈厥道永隆蒼松翠竹意旨攸同

重修縣儒學碑

江爲龍

政莫先於教而教莫大於學學也者所以尊王道而育

人材田郡縣以達朝廷膏爲興賢崇化之基焉令敢怠
厥事哉宜春學舊屬諸郡創自房瑄邑無專學宋淳熙
間令柯春卿始議建置袁山門外其地傳爲唐盧肇故
居襟帶江流山川盤鬱靈氣所鍾人文因之以振宋元
以來時修時圯明正德間太守胡公璉特爲修舉正方
定向疊石障江殿堂廊廡規模大備至今百年來未有
新之者無復舊觀矣余承乏茲土祇謁瞻禮周矚庭廡
多蕪漫弗治心焉愾之於是計工度費先其大者次第
舉之戟門兩廡及名宦鄉賢之祠鐘簋籩豆之器舉頽
易傲黜堊塗丹由是漸增舊規勉告成事爰進諸生詔

宜者與元 卷三
之日士知學之所以重乎學者教之始政之所由成也
諸生誦法孔子歌咏先王履仁蹈義敦詩書而習禮樂
皆上所以養之期其學之成出而施諸政也生有爲之
時居可造之地深之以實學將進而幾於道可以淑身
濟世繼聖賢之絕學非徒博科名而謀利祿也今
天子建學立師養士之法遠軼三代可謂時際休明矣宜雖
蕞爾邑前賢如袁京盧肇諸公節行文章焜耀千古芳
躅可追地靈終未歇也予忝蒞教化之任諸生其毋負
此學共勉副

聖朝之教則斯學之成長吏亦藉得爲政之本焉因記而勒

諸石云

重修韓文公祠碑

江爲龍

唐昌黎韓文公元和十五年爲袁州刺史至宋皇祐三
年太守祖公無擇祠而祀之嗣後遷焉尋復其舊嘉定
間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強恕續
成之歲久傾圮康熙四十三年宜春令某來蒞茲土瞻
拜祠下恐不修將廢無以表先賢而式來學令之責也
起而議修之倡言於衆曰古今所恃以爲政者惟道與
法相維於永久而已道爲立法之本法爲行道之方上
有傳道立法之人則下爲守道奉法之世風俗人心所

由日臻於淳古也自堯舜至孟子二千年間道統相傳源流可考孟子以後千餘年異端起而道始晦而法亦弛韓公出而任之所擇既精所學既正施於政者周詳而慈惠蓋繼孟子以企斯道之傳於治法爲有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所以事神使民修紀建極一道德同風俗舉莫外焉一人統之可以化於千萬人一時措之可以通於千百世其窮達顯晦險夷順逆之數終身以之或德與命符控與遇垂設施運量動靜攸宜豈偶然哉當其窮也約六經之旨闡道德仁義之源則八代之衰可啟也及其達也心社稷之憂陳救災恤患之計則陽

山之政可懷也顯之尊國體彰君威慮中機宜策籌間外故韓洪可說承宗可取蔡州之師可平也晦之嚴正氣屏邪說忠直格天至誠動物則佛骨可諫鱷魚可驅也履險則嚴辭以攝強暴忘身以籌國難鎮州可入庭湊可服也處順則澤及於窮荒風行於下邑讒忌可消頑梗可化也此公生平之大節出乎身加乎民所以傳道立法而端致治之本者如此袁固公爲政之地也昔袁之俗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備與直而出之尋奏聞著於令此爲政之大百世有庇於袁者也烏可以不祠今郡伯欣慕文公思爲傳道立法之

江春原記 卷三
人較祖鄭諸公創始續成規模更大今惟執及前驅罔
敢怠事云爾敬銘而勒諸石大道昭明卓乎天地聖賢
開之治法攸寄厥有精微匪關功利孔孟既遠道統將
窮以身任之惟我韓公窮達不變異端必攻障彼狂瀾
百川始東道伸時屈履危蹈險正氣孤行鋒鏖難斂豺
虎咆哮風雷怒閃化行其地海溼山陬民安吏飭惟此
袁州庚桑畏壘江山勝遊高祠崇祀俎豆千秋我瞻道
法舍此焉求

化成巖復修衛公祠碑

楊應瑞

袁郡城北上流數里有化成巖人艷稱之非徒以山水
勝蓋名賢過化地也其林壑之美梯逕幽深烟霞澄徹
秀山環帶望羣山如列屏此其所以稱勝也寺倚巖之
半屋宇無多石狀瑰偉相傳唐李衛公謫長史時會讀
書於此余偶攜酒肴與客指其地而登焉時峯曉江晴
天風乍息見夫嵐光之遠近帆影之參差竹樹翳如餘
花滿路穆然有感於衛公之在袁遺蹟尙未湮也客揖
而言其軼事曰盧肇字子發郡人也爲公禮重後公復
相武宗肇遂魁天下袁之文章節義自肇始公實成之
今公祠灌莽中木主已漫滅余深嘆士夫不悅學而俗
之因循如是也遂低徊於心不能暫釋久之與郡僚屬

宜禾縣志 卷三
議創閣以祀公基固材良面視周正山色照於檐端江
聲流於檻外因其堂室與亭加以藻飾而雲烟昏且食
蟲卉木依然昔日之勝矣余乃舉酒以屬客曰嗟乎善
生人之心好善人心之同也故德化之在天壤歲月不
能湮滄桑不能改公之政事文章昭諸史冊者固歷世
如見卽足跡所經一邱一壑因而增重則公之作新僻
壤振拔士類其過化存神成就斯郡者豈淺鮮哉宜善
之深入人心以化成名巖而終不可諼也今祠宇旣新
後之登堂而謁公者知善化之得民如此爲政亦有所
祈嚮矣郡人士礪石請志爲書顛末其工費匠作名氏

鑄於碑陰使來遊者有考焉乾隆二十六年仲秋月

重修新田石橋碑

成元一

距城西三十里曰新田市濱大河水歸秀江舊有石橋
四墩三堯行人便之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夏江水驟漲
衝裂橋西岸墩蘇生恢武恐橋一傾圮舊石蕩然未若
早拆改建取舊增新較易爲力謀諸族鄰蘇世藝周義
廷等勸捐重修闔境士民皆踊躍捐輸共勳盛舉藹然
有古鄉鄰敦睦之風爰取本年八月十五日興工明年
乙巳十一月初八日告竣該生等屢利濟之念廣種福
田且卓識特見先事綢繆實爲關心之至予承乏茲土

凡地方士民有好善樂施者罔不大加崇獎是橋締造
完固雁齒排烟虹腰疊浪余按臨諦視不禁歡動矚宇
因於簿書之暇秉筆而書其額曰普懷利濟以爲急公
好義者勸

佛子嶺路碑

張運南

飛劍潭數里以上名佛子嶺潭著仙跡而嶺以佛名蠶
叢鳥道行者艱焉今衆捐貲鳩治使農工商賈歌無偏
無險卽鷲嶺妙峰無以踰之士人凌烟景尋劍潭出想
神物變化比延平津上則回憶斯嶺當指爲青雲路始
發軔矣爰勒石而爲之記

改建縣城隍廟碑

黃河清

是廟乾隆二十三年郭君人傑重修介在東門府城隍
廟報恩寺之間後逼青蓮寺東旣偏隘又庳陋敗壞無
以稱官吏軍民報答致敬之心改而新之爲宜謀之報
恩寺僧壽山慨然捐地五尺西陬旣寬截長補短乃可
經營余首偕僚屬捐廉俸而四隅十三鄉之人皆踴躍
樂輸先定規模高廣視舊有加以乾隆五十八年冬興
役逮六十年春告竣甍棟唐甍門垣左右夾宮塑像之
屬以及懸簾之鐘焚帛之鼎漸次煥然一新以其用民
力之外用費之多不可不紀實以示後余按劉驤廟記

宜春縣志卷之三
云袁州城漢灌將軍嬰築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後
太守陳公廷枚祖其說攷之祀典洪武初詔城隍名號
各從其郡邑之稱

國朝因之故祝史至今致祝必先具文謹題籤曰宜春縣
城隍之神旣不正署灌將軍自不應勦舊說以悖於
國家頒祀之典蓋儒者之於是事必以義正名不以疑誣
實典禮所不許務立文字以顯之是求信而轉啟疑非
所爲誠一以事神也事神在敬不知神之果孰爲神不
害爲敬若作其祝號不得名灌將軍而拜跪獻奠之際
以爲必此神焉無疑名實兩乖信疑莫定義安所取且

古城隍卽灌將軍焉知今城隍亦灌將軍禮勝國之社
屋之別作新社以受明禋又傳言自夏以上祀烈山氏
之子柱爲稷自商以來祀弃爲稷故余文不沿劉陳之
說凡所爲報答而致敬者一視聽謹禮節止知宜春縣
城隍之神而已敢鑿空以滋惑哉至青蓮寺府縣志俱
無攷惟虞道園慈化寺碑稱是公作大橋於郡城之東
跨秀江作普蓮寺以主之青蓮當是普蓮之譌以寺連
廟後使寺僧兼司是廟啟閉故附載焉董斯役者官屬
某某各捐助有差書役勦事勞勤者與鄉隅捐助妣氏
刊垂碑陰

宣春集卷三
 七
 三